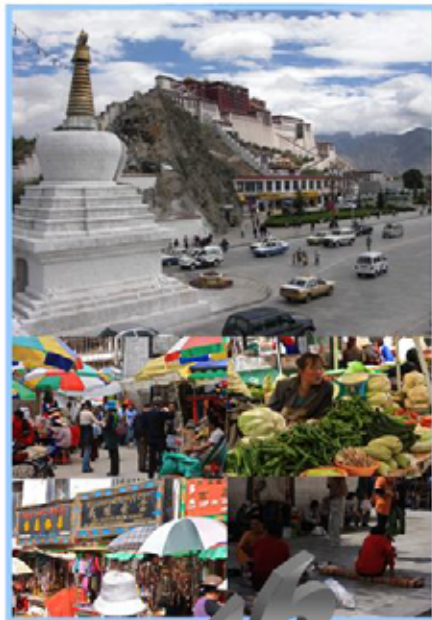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零年二月第一百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2010



116

- 中國福建省福清市詩人專欄
- 埃米莉·狄金森六首死亡詩
- 涅克拉索夫詩選譯



目錄

No.11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羅青	楓橋夜泊 三首 3
小海	最後一枚釘子 3
張堃	與羅丹一起沉思 4
熊國華	鄭成功給我的驚訝 二首 4
旭陽	加州之秋 4
秀陶	09年一輯 5
冬夢	時間之鏡 5
明迪	尼羅河白蓮 5
向明	ON vs OFF 6
世賓	全新一代 6
輕鳴	阿拉斯加的木屋 6
嚴力	鹽／頭髮／安檢 7
戴珏	賭徒 7
馬列福	春天的故事／冬天的預言 7
遠方	海邊小景 8
張耳	選專業 8
于艾君	形影 8
朱鎮西	拷問／燕子 9
劉為安	晨昏 9
阿北	離開 三首 9
李雲楓	夜曲／流動 10
馮冬	冬至 10
施漢威	樹，就是這樣成長的 10
王克難	焦油草 四首 11
步鵠	秋鄉思／歲末 11
方浪舟	文化如大海 11
桑克	小丑 12
藍斯	雲飄飄 12
伊尹	寫在2010年之前 12
千瀑	舊箱子裡藏著一首詩 二首 13
古松	失憶 13
林忠成	暴力事件 13
刀飛	鄉愁跟著長堤走 17
杜風人	杯中肋力 17
林明理	夢裡的山谷／清雨塘 18
逸雲	詩空：Ars Poetica 18
陳葆珍	雪 18
謝勳	末代皇帝 19
李斐	聊記紐約初秋 19

彭國全	一分鐘 19
寒山石	懷念父親 19
偶爾	會行走的樹 二首 20
夏野	狂人日記 20
林小東	妳的樣子 20
章治萍	短詩五章 21
張子清	人生悲劇祭 21
包苞	在海上／在想著／在愛著 22
莫云	雪落無聲之後 22
田鑫	當我們老了 二首 22
陳銘華	無言的結局 四首 23
余文飛	墓地／墓地 23
魏鵬展	電車 23
振嵐	憂鬱從眼神出走 23
麥田	厭倦 二首 24
余問耕	自白／碑 24
冰花	網情 24
于中	雪來點唱 24
文錦寧	隱題詩二首 24
朱楓	詩經裡的那一朵桃花 二首 25
柳青青	蜀道難 25
心水	蟬聲 25
依雯	笑看人生 25
蔡可風	驕傲 26
中國福建省福清市詩人專欄 14	
譯詩	
陳殿興	涅克拉索夫詩選譯 26
武慶雲	埃米莉·狄金森六首死亡詩 29
評介	
錢志富	孫鈿印象 30
向明	奢談詩與理想 31
陳葆珍	理解寂寞 32
張索時	詩國自有天條在 33
吳開晉	以詩為文，妙筆探幽 33
劉耀中	安德烈·別雷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布達拉宮和她的人民／陳長青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格丘山 (北卡)
 伊尹 (洛杉磯)

■羅青

楓橋夜泊

——高呼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
因為被“神舟五號”的影子擦撞了一下
我提早半秒鐘落了下來
驚起了全世界的手機紛紛啼叫
在佈滿網路的天空之下

江楓漁火對愁眠
因為江楓在黑暗中依舊堅持發紅
紅如太空深處太空艙內的小紅燈
使在電視螢幕之上緩緩落下的我
為了今夜該安眠何處而暗暗發愁

姑蘇城外寒山寺
因此姑蘇城外高科技園區之中
開始有電子廠商全線連夜趕工
製造寒山寺廟觀光光碟
架設寒山鐘聲互聯網站

夜半鐘聲到客船
好讓飄浮伴隨在
太空船之旁——尷尬的我
清晰接收到地球夜半傳來的
電子鐘聲催眠曲……一陣流星雨

註：2003年十月中國首次載人太空船“
神舟五號”安全返航後，重遊蘇州有感。

空山不見人

——高呼王維

空山不見人
因為我是原始太初
第一個
自覺為人的
獸

但聞人語響
因為我是大千世界
最後一個
還能獸語的
人

返景入深林
因為世上最後一線
爆炸光閃
射穿我空洞肋骨的
深處

復照青苔上
因為整個黑暗的地球上
只剩下一小塊彈片
在一層薄薄的青苔中
明滅

註：去年6月於瑞士獎學畫展，在盧
迦諾(Lugano)大湖畔，傑諾儒所(Mon-
te Generoso)山腳下消暑，得此詩。

出塞

——高呼王昌齡

秦時明月漢時關
秦時明月把秦始皇帝的影子
壓印在車轍縱橫的黃泥坑裡
再讓黃泥陰乾成厚重的城磚
撲伏在漢高祖入關時的腳下

萬里長征人未還
凡此種種都是我在全速航向
宇宙壁時剎那間所回顧到的
與我同來的張騫號早已返航
只剩下我乘仙槎號獨自探望

但使龍城飛將在
遊龍般的長城早在大氣層中消失
水藍色的地球也脫離了電眼視線
雖然我早不再與飛將軍李廣同姓
但卻無人能否認我仍是他的後裔

不教胡馬渡陰山
我仍能輕鬆擺脫人馬座的揪纏
在無數星花洶湧噴射的銀河畔
看宇宙壁山一般在我眼中升起
雪一般在我頭額的碰撞下崩解

註：陰山腳下，夜觀星象，偶感。

■小海

最後一枚釘子

雨水
我們慣常愛說成南方的雨水
就如一種消逝的足音
互相撕扯，彼此吞噬
山水草木，我用雨水的語調說話
傾倒在，一樣的天空
雨水，像城裏的一位親戚
和北方海邊的表弟

年老時唱著兒歌並肩走向
未來的虎穴（回到大地上）
雨水像盲人在未明的低空
相遇、抱緊、奔走
掩埋，刨起，撕碎
紛紛揚揚的雨水之書
雨水的啞巴之書
去廣場、下水道、化工廠、集市

它們不是碎玻璃片，它們在等你
雙腿癱瘓，黎明前你才能看見
它們消失，因為
你們用明亮的話語在談論北方
就像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溫熱的淚水）
慢慢習慣，與殘酷現實的聯繫
永別了，畫境南方
再見吧，煙水江南
故鄉，是雨水棺材上的最後一枚鐵釘

2009年寄自蘇州

■張莖

與羅丹一起沈思

• 2009 年秋天參觀美國國家
美術館 - Washington, D.C.

靠近你
近到稍一傾身
就能感覺你大理石冰涼的體溫
伸手撫摸你全裸的身軀
金屬的心跳
竟與我的脈搏
同一頻率

近距離
與你一起沈思
時間驟然停頓在
你刀斧鏤刻的雕痕裏

與你一起沈思
歷史在我們相會的剎那間
真的停了下來
而你想的
和我想的
究竟有何不同？

你弓身托腮
百年苦思不語
我忍不住一問再問
你的痛苦
難道就是我的痛苦？

追問最終還是沒有答案
我只好緊靠著你
在青銅打造的沈默中
回過神來
且將滿手的銅鏽
抖落一地

(寄自加州)

■熊國華

在廣州郊區畫室的 一個夜晚

我的手被一條濕潤潤的東西
刺了一下，一條大黃狗和我對視
驚悸，中止了談論藝術
畫家說這是鄰居家的狗，很善良

木板牆上貼著唐朝的月亮，宋元的山水
奔跑的駿馬，婉轉的黃鸝
還有埃及法老王的太陽船
紙莎草上尼羅河的游魚

畫家的妻子在日光燈下煮咖啡
畫家的兒子在電腦上畫畫
我撫摸著大黃狗昂起的頭
和畫家繼續談論藝術

2009 年 11 月 27 日

鄭成功給我的驚訝

面向鄭成功，
做事好成功。
——福建民謠

在廈門成功大道驅車
看對面鼓浪嶼鄭成功的雕像
像一座聳立的山峰
頭向著臺灣的方向

在鼓浪嶼皓月園
雕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廈
我爬上鄭成功的左腳
像站在一條船上乘風破浪

導遊說這座雕像高 15.7 米
按鄭成功的身高放大十倍
我驚訝得從鄭成功的腳上跳下來
想不到這麼大的英雄比我還矮十三公分

■旭陽

加州之秋

金門吊橋

橫臥在碧波上
防震的長橋似彩虹
橋上奔馳著

紅
白
藍
黑
的車龍

已習慣
十年一震的驚夢
左右兩排吊纜
從天飛降
車在橋上奔馳
千百條鋼纜
一條條

一條條
一條條

盡往
車窗後
送

唐人街

這裏就是唐人街
幾經滄桑 那座高聳的
朱紅色的牌樓
象徵著海外華人
無盡的拼搏
肩挑歲月 勇於開拓

這裏就是唐人街
凝鑄著移民 幾代人的
血淚和歡歌
百年的創業精神
依然炙熱如火
安身立命 融入調和

2009 年寄自新加坡

■ 秀陶

09年一輯

一、腐爛

她把廿幾個堅硬得像是不鏽鋼螺絲釘一樣的詞字全倒在餐檯上之後便眼睜睜地望著我……

我撥弄那廿幾個釘子，望著她施施然走向門口的背影，轉瞬間便去得涓滴不留，打扭曲的胃開始，我便快速地腐爛起來

二、面皮、髮夾

在第一輛車的喇叭聲終止、第二輛尚未開始的間隙我打撈。在規劃的來去過千百遍的小街打撈，在眾人標槍樣的眼神投來擲去的戰陣中打撈

我時時刻刻都保持著敏銳的眼神，要的，不要的，只需一眼，不思索，無遲疑，邊撈邊丟，勞苦的一日終了有時一無所獲

然而，縱然能令自己喜悅數日的豐收亦不過是幾隻麵皮上猶帶有包裹時壓出手紋的餃子、一支尚纏著幾絲分叉的斷髮的髮夾，至於只剩下一半的一聲喟嘆已經被時流沖刷得慘白……

三、沒有格陵蘭紐西蘭

不管是早是晚、或是晴是雨；不管是冬是夏、或是悠閑或是匆忙，當她俯身向我時，我便看到兩個半島

兩個尖尖的半島，一邊一個。我替它們取了兩個好聽的名字，右邊的一個叫蘇格蘭，像威士忌一樣醉人；左邊的一個略小（不特別仔細是分不出來的）叫愛爾蘭。我只管它們叫來好聽，誰管它們是半島不是？而且兩個名字都帶有“蘭”字嘛

而後，我總是興高彩烈地飛翔起來，手舞足蹈、大聲歡唱：“……我的愛爾蘭呵……蘇格蘭呵……還有英格蘭、鴉片戰爭呵……”

2009 L. A.

■ 冬夢

時間之鏡

一個夢

破了碎了

歲月還可以替我們拼合

無缺的完整嗎？

一根剛拔下的白髮

就這樣靜靜思索著

書檯上

窗外的藍天

漸漸傾斜在

空空的茶杯裡

你為什麼

選擇

孤獨完全留給了

今世的時間

來世的自己

2009年寄自香港

第一次印象，有如底片，隱微，一不小心錯置，就是錯覺。當伸出的花苞，將你吸入，如同脫去愛的虛無外衣，把真實緊緊含住——誰能說這不是錯愛，或命運的作弄？就像尼羅河上的慘案，阿加莎在我們的童年就告訴過我們，故事發生在船的左邊還是右邊僅僅是巧合，謎底深藏，只有偵探的細心，才能發現真相，才能找到慾望的原兇。那麼衝出禁慾，在南非或北加，並不重要，無法替換的背景，只說明真理多麼脆弱。雨後的夏天，白蓮開放時，更像一個失憶的女人，

在水霧中尋找四處飄落的線索。銅鈴般的花朵，彷彿漏斗，把最初的細密，不經意地撒開在時間的流失中，沿著地獄的方向，遇到漩渦，像遇到海洛因一樣重新奔放，回流。每一朵浪花裡，都有一個被囚禁的魔鬼。上帝說，撒旦也曾經是天使，墜入深淵。

在季節的隨意翻轉中，這些藍天使，要歷煉多少個輪迴，才能投胎到另一個記憶？而我們，不幸陷入漏斗中的渺小靈魂，要孤獨多少次擺渡，才能再一次握住原始意義？當然，我們也可以走出身外，看這些拳頭般的花蕾，將昨夜緊緊夾住過的細節，在太陽下一片一片綻開，如同失眠的漂泊者，每天清晨，在茶杯裡沖洗底片。

2009.11.16.

（唱和臧棣“尼羅河白蓮叢書”）

■ 明迪

尼羅河白蓮

■向明

ON vs. OFF

ON

按下去
按在妳鼓鼓的乳房上
沒有半點邪念
只是在檢查
裡面還藏有沒有理想

壓下去
壓一下你勃起的陰莖
沒有半點惡意
那是來考驗
你是不是仍然堅挺

低下去
把你的頭壓低下去
純粹是好意
要小心呵
流彈隨時可能來巡更

OFF

放下
放下你冰冷的小手
別緊緊挾住我的喉嚨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最後一切都將是夢

關掉
關掉所有喧鬧的發聲
讓這世界開始清靜
塵歸塵
土歸土
吵到最後都歸烏有

熄去

■世賓

全新一代

無論我們沉默，或者能蹦會唱
無論我們是 15 歲或者 150 歲
我們都是些快樂的人，一個視屏
便能幻化出一個世界
一個舞臺——我在上面蹦、蹦、蹦
便把暗夜蹦成白天，蹦出一個
誰也看不見的藍天

從頭髮到腳趾，如果樂意
我們可以從新再生，就像
裝扮那居住的房子——
壞死的內臟，讓一個克隆的細胞代替
至於膚色，完全可以隨心所欲
造一個想像的模樣
把虛擬變成現實

朝東朝西，都是水流去的方向
有人在一片落葉上寄託一生
有人願意與變形金剛為伴
走到哪裡，都是自己的選擇
沒有人用鞭子規定別人的道路
爭執也不再存在，每個人站的位置
都是他去一個地方的始發點

我們是全新一代，我們鍛造自己
創造自己的英雄和愛人
我們從不否認我們在強烈地愛著
但我們放棄了父母，一根試管
可能就是一個家

2009 年寄自廣州

熄滅一切引燃的火種
包括你我的兩片嘴唇
你是你
我是我
紅豔是表面，漆黑是內心

2009/11/24

■輕鳴

阿拉斯加的木屋

囤積雲杉的氣息
堆滿山間的空曠
一圈圈的年輪滾圓日月
滾出極光血光，滾出刀光風光
雪山清涼，迎進狹小的窗口
門戶簡陋，通往荒野的粗獷
戴上簇新的面具，脫盡破舊的衣裳
再看一眼睡熟的祖母，辛酸滿臉
再看一眼要滅的灶膛，火星微閃
一步踏出木屋，徑直
走向褪色已久的那柱圖騰
端踞的禿鷲
高高在上，滄桑飽嘗
沉靜、沉穩，沉默、沉思
揮舞火把，狂叫狂喊
“我要升空，我要飛翔”
禿鷲睜開緊閉的雙眼
伸出鉤曲的硬喙
一下，接一下，
用力啄擊我的胸膛
咚、咚、咚……
心跳強勁
如同戰時擂響的鼓點
回應禿鷲的叩問
禿鷲
一聲尖嘯，繁星直落如雨
巨翅鋪展，颶風掀動峰巒
茫茫一片一片漆黑
我
倏忽化為
神鷹
直
上
扶
搖
飛越白令海峽，往西，飛向古遠

■ 嚴力

鹽

從額頭流向眉毛的那滴汗水
被擋在股票的跌停板上

那滴封凍之前的冷汗
以投資失敗的形象定型

被擦掉的那滴血汗
轉換為貪婪被破產揭穿時
流過後背的謊言

這就像無數張網
撒在了市場的潮水裏
而網走的鹽
如今不知道
被賄賂在那道菜裏

頭髮

每天有每天的新聞
每天的頭髮長度不同
但頭髮始終是頭髮
或者說
人類的所有活動
就是把頭髮梳成思想
再把思想梳回成頭髮

安檢

如今這個世道
連中秋望月的目光
也要通過安檢
以防邪惡的目光
把月亮炸掉一個角
還有等待處理的屍體

■ 戴珏

賭徒

剛擺好籌碼，
他雙手握住盛有熱茶
的杯子，暖一暖手，
松弛一下全身微顫的肌肉。
從酷熱的街上進來，
卻沒想到這華麗
敞亮的大廳裏，
冷氣開得這麼厲害！
不知這一次
紙牌另一面的數字
會不會如他所願？

每一次的抉擇都
令人困惑，後果
當然也是自己承受，
他默然看著艙外灰色天空下
不斷涌動的海浪，
突然想起一幅不知在哪兒
看過的風景照：
夕陽下的海面，或湖面？
平滑如鏡，無比安寧，
那種從遠處
才能看到的靜止的水面。
他的嘴角不禁泛出
一絲苦笑……

2009年寄自香港

也不允許把靈魂作為
精神的武器帶進天堂
咳
安檢其實是很古老的行為指南
它讓我們掏空口袋地執行
生不帶來死不帶走的
生活條款

■ 馬列福

春天的故事

跑過四月的小路
不怕泥濘
露珠的夢，被蝴蝶
藏進翅膀
土豆歌唱田野
青春的風
從往事深處吹來，一陣
比一陣溫暖
河堤上的青蛙追著牽牛花
寂靜的白楊林
和木屋，那雙美麗的眼睛
又停在窗外
流星知道

冬天的預言

落葉無緣的季節
卻是天使光臨的日子
詩人們不約而同去了南方
追夢的少年懷揣著嶄新的地圖
踏上背井離鄉的列車
雲沒有哭泣的理由
收起了眼裏和悲傷
風開始和陌生人說話
節奏越說越快
暗香浮動的不單是梅花
孤獨夜有所增思念日有所長
傷心的小熊已經乖乖地睡
夢裏都是甜甜的蜜
你說你好想告訴媽媽
白雪紛飛的時候
寒冷是因為希望的開始

2009年寄自

■遠方

海邊小景

1、

冬日懶洋洋的
海灣甩手處
那些食古不化
我思故我在的巉岩亂石
都在打瞌睡
只差鼾聲
我正有一肚子牢騷
一隻大嘴巴的鵝鵝飛來
怪聲怪氣的
提醒說
大師們就要冬眠了
你省省吧

2、

淺水灘上空
一群鵝鵝在巡航
伺機出獵
一
個
俯 再
衝 一 又
個 一
個
迅猛猝不及防
瀟灑利索
像一枚枚反潛導彈
把本能和進化
發揮到極致
可惜久久不見獵物
這回
輪到我昏昏欲睡了

09年12月

■張耳

選專業

——給若然

梁秉鈞的女兒不是一般地愛看星星
是天文學專業地愛看星星
是數學地愛看星星
是物理地愛看星星
不像她媽媽爸爸以為的那樣浪漫地
看星星
（誰讓他們一位寫小說，另一位寫
詩兼散文！）
她在溫哥華看星星
在香港看星星
在北京看星星

這讓我想到你
在北京讀書
在深圳讀書
在牛津讀書
現在又上了劍橋
（小小年紀比姑姑住過的地方都多）
我們隔代，我的輩份比你高
怎麼和你談
生活的種種不確定
心緒種種不確定
女人命運的巨大不可測原理
你對愛情充滿幻想
（雖然你從未對我談起）
而我對愛情已充滿回憶
（甜的不多，苦的不少）
你依然不斷長高，而且越長越漂亮
姑姑不斷吃維生素、鈣片
做瑜伽，打太極，企圖減緩
脊椎縮短，皮膚起皺，關節炎症
可惜年歲和輩份並沒有給我智慧
能對你選專業有助的智慧

春過了
草莓和豌豆也摘了
現在夏末：

■于艾君

形影

我知道這雨不會停的
我希望它一直落下去
從詞句間 從心裏 從天上
但還是從天上吧
這物質的雨
勝過虛擬的雨
坑窪處因此變成一面鏡子
那個馬路邊屋簷下合衣睡著的乞丐
醒來也可以照一下了

2007-2 整理

向日葵面盤金黃
碩大南瓜和南瓜花金黃
小一點的黑眼睛野菊花也金黃
更小的各種 aster，“紫菀屬植物”
黃或者白，星狀的
一片一片的
星雲，星座，星芒
加上星號——需要注解的
雜七雜八，雜七雜八
比正文多得多，生活中的道理
也如此，就像
園子裏這些大花兒和瓜果
與叢叢野草的關係
你看，我在想我的心事
寫給自己的話，也寫給十八歲的你：
爭取過自己天天滿意的生活
（能不能算一種專業？）
也讀讀詩
（姑姑的，姑父的，梁秉鈞的，比如）
也偶爾看看星星，在午夜
聽那兩隻貓頭鷹
一唱一和
（寫於2007年9月15日，生日）

■朱鎮西

拷問

呼吸
愈來愈困難
臉上有如套了一個塑膠袋
綁在刑車上
穿過世界
闌無人跡
晝夜地問
——說什麼
袋子勒得更緊

燕子

什麼時候再能是燕子，再不
這樣沒有聲音？
——《聖維納思的夜守》

城邑傾覆
遍野骸骨
月亮上來了
西羅尼母啊你不要發瘋
趁你還未飲血歌唱
拉開那千古的一幕
請你看看
那隻廢墟上的燕子
它在旋轉著黑圈
呼吸著最後一口氣
垂死的羽翼
趁刀影還未落在你潔白的手上
——雖然你對這世界不十分滿意
請你把它救起
它的小眼是一面鏡子

■劉為安

晨昏

1 日出

幾隻麻雀
樹上
叫醒了旭陽

2 日落

傍晚
歸鳥
銜走弱陽

(2010 寄自越南)

■阿北

離開

當我愛你如同愛我自己
花喜鵲已有一段時間
沒有叫醒黎明了
許多人還要奔跑，還要
把腳步對著太陽
……
在又一個黎明之前
讓我做一隻燃燒的花喜鵲
即便只鳴叫
兩聲或者一聲

把你記在心底

把你記在心底
你的一生是飄落的一枚樹葉
你的一笑是永恆的黎明
一顆種子埋藏在原野
我迷戀河流的歌唱
你臨水洗衣
把一片天空洗乾淨
倘若風兒落下一滴眼淚
那眼淚飄飛在浮雲中
請記住這心底的秘密
——那是我思念的微笑

睡覺

很多腳步在不停地奔跑
朝不同的方向
這與我無關
我的眼睛已拒絕世界

2009 年寄自深圳

■李雲楓

夜 曲

我們貼近木板
聽牆說話
那些細細的，在紋路裏游動的聲音
那些不經意間彈出的
脆弱的黑暗
只要我們貼的夠近
能夠繞過那些咒語的迷宮
能夠將身體扁扁地擠入縫隙裏
一如我們陷入自己的內心
將那些充滿慾望的小獸帶離密室
但一切要是赤裸的，溫熱的
在城市中也是潔淨的軀體
我們就可以聽，那些魔鬼般的聲音
那些誘惑
只要我們貼得夠近
木紋就會向我們張開，使房間出現
使聲音閃動著幽藍的螢光
使我們在快樂中見到了死去的朋友
使我們那些隱秘的慾望慢慢呈現，
無拘無束
如同我們回到叢林
回到那些可以擊碎陽光的日子
就是這樣，我們聽牆說話
聽著我們從一個縫隙滑入另一個縫隙
聽著一個簡單的聲音
在不經意間重覆整個夜晚

流 動

有時就這樣走遠了，沒有一點聲音
影子還會在門口停一會，憂鬱地沉著面孔
有時一些死去的人會重新回來
在灰暗的燈光下說一些陳舊的秘密
聲音微弱得像嬰兒的皮膚
只是一些無法說清的往事，背叛或謀殺
只是過於久了

■馮冬

冬 至

火焰和大雪降臨了
瘟疫降臨了伯利恆的獸降臨了
聖靈以七十種方言在大地上燃燒
到處都是火藍色的火
誰此刻沒有水就永遠乾渴
到處是陰影在行走
鬼魂在光天化日之下讀報紙
每個人的舌頭糾纏不清
說出相反的話
法官釘死了國王
國王在火焰裏重生
寡婦在獸前脫光衣服
教堂裏刮起一陣
巨大的穿堂風
黑暗中聖器顫抖
教皇像罪人一樣跪在廣場上
天空已陷落繼續陷落
遠處的冰山以七十海裏的速度
撞向玻璃之城
自腳底發出的冰涼今夜
將懸掛於頭頂

2009年寄自南京

以至於使人忘記它的原因
而所有的人都走了，房間空下來
玻璃在水中開始變得柔軟
體溫慢慢地流動起來，像黑色的頭髮
像一聲輕微的脆響
使骨頭悄悄地折斷，在水中
安全且隱秘
有時就只剩下了一個房間
在陽光中一點點塌陷下去，彷彿
從未存在
彷彿一種柔軟地流動
在玻璃中開始或消失

2009年寄自北京

■施漢威

樹，就是這樣 成長的

狂勁的風
任意拗折我的筋骨
怒吼的雨
刀刀剛割皮肉
痛楚無助
我掙扎呻吟

時間的神力
賦予我日益粗壯的軀幹
風呼嘯而過
我振臂拒抗
雨箭來襲
我張開千張綠傘抵擋
甚至還想
伸出手臂
觸摸那枚黃澄澄的月亮

日子在心坎
刻下筆筆路轉峰迴
也學習容忍包涵
頭頂那片噪音的擾攘
風來
我揮動千旗歡呼
雨過
我肅立垂手恭送

樹
就是這樣的成長

20.12.2009

■王克難

焦油草

他們開始看見
貓頭鷹的成績
陰影加深
午夜在滿月下燃燒
離開恐懼
看它如何跟隨河流洶湧航行

野向日葵

你是優先的
太陽會再升起
永生不以今世來尺度
泥土歸泥土
水歸水
難道不喜歡在天之上
讓星星做你的眼睛嗎？

西牆花

奏一個快調
臀部答唱
渴望是什麼？
因此，因此
溫暖地休息吧
一切會在未來結果

大貓耳朵

像一個銀色的帶扣
水晶臉頰
手中滿了野地的荊薊
無論群山如何
甜的大貓耳朵花

(寄自爾灣)

■步鴿

秋鄉思

因為是過客，她還來不及
對北美飛揚的秋葉過敏
據說要度過第五個葉落季節
一個五年計劃的人生落到哪裡
一個追逐 UFO 把眼舉高的人

這片葉子的 UFO，陷落在
彩色玻璃上倒映的一團金葉
像懸在富宅天頂的一盞錦簇華燈
耀花了門外臺階上那人卑屈的眼
她與陽光依偎的影子投在冰冷內牆

呵，正是陽光要被晚風吹偏的時候
一顆誰在痛的心，正飛回思念的南方
南方，常綠樹不為金葉而失色的南方
UFO 流連的地方，自由願意

被拘束的家鄉

當她跟著時間走累，一同停在你臉上
家鄉，作為命運的一個真理，永遠
不老的家鄉

(在北美的秋冬之交，看見燦爛如美金的
金葉使常綠樹顯得呆板，就彷彿“驕
傲發達的北方”對“發展中的南方”壓
過一頭。不免引起鄉思。)

歲末

總有一些樹葉在冬天不願掉光
那點謹慎的綠色，歲末的兩三片慰藉

灶邊的寶藍色餐盤上，還有奶奶醃的
紅心鹹蛋
她在天上看著我說：寶貝，再多吃點

對我沉酣於其中的黑色來說
夜總是不夠深，這是一個失眠的理由
當晚風吹來它一路收集的憂傷調子

(寄自爾灣)

■方浪舟

文化如大海

文化應該同大海一樣平靜
每天都吸納大小不同的江河溪流

文化應該同大海一樣沉穩
不應當太常出現颶風

文化應該同大海一樣波動
不停的交匯中去濁揚清

大海一旦出現海嘯
那一定是海底爆發了巨大的火山
就像文化大革命

06/12/2009 寄自悉尼

我在別人的痛苦中停止了自憐

是呀，那些海角裏的痛苦、
與孤獨天涯
是最打動我而難以理喻的力量
還有追逐不解命運的心
比雲高比霞幻妙

所以我也終於化成一支飛羽，
要去那陌生的遠方
所以我也終於被最親愛的朋友遺忘

那麼，生活就當它是善意的捉弄
隔夜的烤爐尚暖，日子微涼
一塊甜點在吞下前只有短短一刻
完整的美麗
那麼，我也不必多情于苦澀的
青春被歲月吞噬

07-12-12

■桑克

小丑

他是馬戲團小丑，他的工作
就是取悅觀眾，如果他們不笑
他的麵包就將減少，如果他們不笑
他就將改行，尋找新的工作。

但他年已四十，不再是隨意
改行的青年。他對工作心有成竹：
一個簡單的笑話只要有頭有尾
就已足夠，不必加時事作為佐料。

他坐在彩棚外面的馬樁上。
他在沉思快樂的起源是嘴巴
張開的程度，或是腋窩被觸摸的
節奏。遙遠的眼睛或心臟。

他不會因為輕浮的舉止而苦惱
這些也是他的工作，還有變調的方言
滑稽的模仿，性趣的春意
好像他是他所描述的主人公。

不是別的。不必辯解。
面對紅槍不必解釋自己的心
為什麼是白的。蒼白的心
在冷天裏比月牙更清爽。

黝黑的枝條比靜脈更吸引
一個步行中的鄉村醫生。他的面容
比小丑更蒼白，好像塗了兩層底粉。
他的燕尾服更值得尊敬。

小丑吹著一截彩色的伸縮紙管。
孩子圍著他笑。他的心悲傷得
幾乎要死。他的筆記本裏寫著。
但他笑著說：我是熱愛生活的。

換句話說，他是不會死的。
要死也死在一個笑話之中。
要死也死在一個涼爽的夏天之中。

■藍斯

雲飄飄

摺一角煙
紡妳髮束的輕紗
紡妳迴旋著少春的圓裙

將雨。誰都以為一一
純白白的
純藍藍的
是四月無邊海涯的飄
浪

你是奢侈的詩人
很輕易扔掉一個漂亮的逗點
停留在最深的眸
最薄的情上

也輕易變換千種風情
濃淡相宜的
吻花東方
吻花西方

於是有人在塑雕你的名字
而你的形象
而你的形象
卻是絕響
卻是未完成的琢拓

(寄自波士頓)

沒人比他更愛一個啞巴的智慧。

更愛瀕死的寧靜，更愛脫口而出的
俄語——我從來沒有認真地學過。
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自己逼的。
一旦笑了，就不許把嘴巴合攏。

2008.7.1.7:17 哈爾濱

■伊尹

寫在2010年之前

•其一

兩個星期之前
那棵綠葉成蔭的樹
葉子已經開始慢慢凋零
歸根心切的黃葉
在夕陽之下
陡然惹來一地的傷感
一片瘦瘦的葉子
更偷偷躲在角落裏
吟起李商隱的《登樂遊原》

•其二

前面的一座山
連綿不斷
氣勢宏偉
風來邀他戲水
雪來邀他賞月
風雪過後
無奈華髮早生
戚戚然
舉頭望蒼穹

•其三

車子經過時
我看見兩隻小麻雀
親密地停在電線杆上
不遠處還有一隻烏鴉
他們可能在回首前塵
可能在唱歌
也可能在祈禱
反正他們樂在他們的世界
我還是欣賞這沿途的風景

2009年寄自香港

■千瀑

舊箱子裡藏著 一首詩

是甚麼奇蹟讓我發現
舊箱子裡藏著一首詩，來自
如此幽暗的儲物房——
不堪受潮的箱口一經打開
彷彿一九七七猶在水裡盪漾
沈甸甸三十多年一箱眼淚
藍了又藍
越戰已經結束，逃亡潮在哪个海灘
登陸？ 陳舊的信斑駁的紙
天南地北的郵票曾經
寄給哪個天涯甚麼樣的海角？
而誰人啊，在馬來西亞
的小島呼救？ 我聽到
一聲嘆息響自印尼頓挫的波濤
有人在菲律賓背風的地方望鄉
鄉愁是隱喻，行腳如歌
在暗韻叢生的字句裡失所
到底是甚麼奇蹟啊讓我發現
迷失已久的這一首詩，隱藏在
年代久遠的一個舊箱子
箱子裡這些脈脈跳動的靈魂
三十多年後猶不肯安靜
猶在一雙顫抖的手裡訴說
用漸漸潮濕了的眼睛

(2010年元月5日)

黃昏的西貢 落不落雨

凌晨兩點我雙擊你的門
你剛好在雅虎另一頭推窗
我問你
黃昏的西貢落不落雨
你回答
以鍵盤細密淋漓的雨聲

■古松

失憶

你悄悄地將黃昏摘下
然後，偷偷地給我喝一口
不管劑量如何的孟婆湯
風一樣的來去
將記憶留在彼岸
漣漪瞬間擴大又消失
是誰把誰弄得七上八下

只有孤獨者才能進入的星空
每一顆星星都是記憶
每一個記憶的單子迷惘
前半生的景象只是一瞬
明日是眩目的色盲
縱橫交錯絡繹的紅塵裏
我是那讓人揪心的空白

2009年寄自香港

長短不一的節拍時而
徐緩，時而激越如光影
快，快，快快
三十多個年頭無非是一堆
句號，雨點一樣，敲打在
遲疑飄忽的指尖
你說你會在黃昏時段上網
我話我愛在凌晨時分醒來——
是啊
周夢蝶的詩集猶在枕邊約會
我側身，坐起，信手翻開
一節濕濕起自舊日湄江
一段瀟瀟止於新大陸此岸
中間一場黃昏雨雨落細細
隔岸三十多年一條水
水猶自流……
問你啊經年老去的故友
明天你可還會，等我
——在雅虎另一頭？

(2009年12月28日)

■林忠成

暴力事件

兒子摘下花朵 從窗臺撒下
“那場電影的結局出來了，女主人跳樓
自殺後，在一篇文章裏復活……”
妻子與我通話時 我明顯聽到
某些生命結束的聲音
“你要阻止年幼者產生殘忍心理”
我撇掉手機 預感到一場發生
在小說裏的情節被妻子寫進生活裏

週末到家 花盆裏的月季被剃成禿驢
牽牛花也被誰牽到稻田犁地去了
兒子被自己出賣 顯得怯場
“巴巴，這些花爬到夢裏咬我
要我慢些發育，別擠佔了她的生理空間”

我一臉陰氣批評

“付了片酬，竟然讓女主角溜之大吉
這齣戲怎麼唱下去啊”
兒子在一旁屏住呼吸
他把劇本的結局編錯了 把一家托兒所
的最後命運寫成一片火海
成年世界的暴力在他心裏投下陰影
他怯生生為自己辯護：“我每天感到
夜晚提前來臨，有時，我提著自己
才登上一半樓梯，血就不想滾動了…”

不想滾動就要掐掉結局嗎
好端端一部以瑪麗蓮夢露一生
為題材的影片
被篡改的像人妖史

可以想像 一雙嬌嫩的手
怎樣咬牙切齒掐花朵
然後 踩著利刃去見媽媽

怎麼處理這群光禿禿的枝桠
給它們蓋一座尼姑庵好了

2009年福建

■馬蒂爾

風

風在蜻蜓尾巴輕吻幾下
又跳上蝴蝶翅膀蹈躑

風在自殺者刀口狂舔一番
又跑入教堂觀看婚禮

風在少女臉盤刻滿皺紋
又蹦到火葬場刮走花圈

風在鬧市區掀起海嘯
又沖進圖書館撕爛歷史

一聲歎息

它總是啞巴
在心底烟著許多話
也懶於比劃手語
它沒有形狀
看不到它的模樣
卻如影隨形地晃動
它沒有顏色
把七彩都藏起來
讓畫家喪失了靈感
但它有呼吸
條地一聲歎息
千年琥珀彭彭裂開
飛出了兩隻五彩斑斕的蝴蝶

■醉馬

一個人的黑夜

獨坐一個人的黑夜
影子他媽的也離我遠去

我攥緊拳頭狠揍一拳
跌落的星星砸痛手中崎嶇的詩行

這似乎早已是我一生的姿勢
沿著生鏽的靈魂上蜿蜒起伏的小路
我瘋子一樣流浪
時間，在身後紛紛潰逃

有誰看見，歲月蕭瑟裏
一匹羸弱的醉馬拉彎月亮的手
把寒冷的夢壁，想像是
春暖花開的臨海村莊

明日的陽光啊，請溫柔些
宇宙之外墳墓之外
一個世界坐我懷中
月盈花開，稱我為王

老家的祖屋

黃色的沙礫青色的草
老家的祖屋已成為一片廢墟
我看見日光的柵欄上
許多馬匹在奔騰 呼嘯而過
房子。然後是廢墟
我的祖先們輕輕走過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王欽倂

邂逅

月臺上那個靜靜的轉身
使今宵月亮從此定格成失眠的過程
剩一彎永不褪色的相思
獨自憑欄咀嚼詩經裏綽約的海誓山盟

在花開花謝的隧道裏
反反覆覆婆娑翻騰

我追逐著你追逐的夢
無論在人海中如何浮浮沉沉
暮然回首
縱使風霜侵襲累累傷痕
萍水相逢
也有漣漪蕩漾盈盈暗香
只因那場不期而遇
明眸裏襯映著溫暖彼此的靈魂

老歌

午夜時分
四周酣睡般靜謐
唯獨窗外淅淅瀝瀝地下著雨
淋濕了浪跡天涯的耳朵
不經意間
遠處飄來那首久違的旋律
倏然 一個激靈
被遺忘的時光
似婉約的天籟之音
撩動了麻木而敏感的神經

燈火闌珊
歷歷在目浮在眼前
竟依然如此的溫潤多情
知音相隨
孤寂的心永遠不再孤寂

你 在水一方

攜帶滿袖懷舊的朦朧
由遠及近款款而來
讓融化的回憶淋漓盡致地流淌
沉默無語如我
已滄桑等待了百年 千年 萬年……

■冷心影

玫瑰之戀

流星驟然划過天際
愛似一縷清煙嫋嫋
一顆心顫抖
玫瑰燃燒的哭泣

望穿秋水
遙遙歸期
哪裡有你的呼吸
無眠的孤魂
傷悲最熟悉陌生人的面孔
蒸發如零星

寂寥的午夜
惟有回憶回憶
你輕吻的纏綿
千年的守候
一聲呼喚
長髮飄飄的人兒
堅若磐石
對唱亙古的情歌

與孤獨對話

一棵稻草
守望主人的麥田
花弄影
月泠泠
在孤獨中記憶風塵
麥田浸潤著沉沉的霧藓
果實散發誘人香甜
果園裏卻沒有清脆的歌聲
稻草人
成天跳躍著同一旋律的舞蹈
枝桠斷裂
一片雲彩
行雲流水般

湧到稻田
他們憐憫說
稻草人
麥田把你變成一座城堡
風過暗香浮動
雲散魂魄悠悠
誰是誰心的主人？

■林秋明

大鳥飛越城市上空

大鳥飛越城市上空
大鳥巨大的投影
絕不是它最初的願望

大鳥面對城市
沒法不憂傷
大鳥的飛翔
充滿悲歡或者隱喻

大鳥飛越城市上空
沒有夢幻 陣陣叫聲
把我的詩箋
籠上一片灰暗的想像

大鳥飛越的軌跡
加速了城市的陣痛
大鳥有時也會流著淚
對天空說：
其實，我不是一個
容易動情的人

■何剛

陽光灑在北方的 凍河上

秋天悄悄地出走
而這個冬天連一場雪

都被省略了
我在北方的凍河上走
午後的陽光輕輕擊碎了
我內心積攢的思鄉情

在這裏我成了從南方來的
外省人
驚奇地體驗水的靜止
一隻蒼鷹的掠過和翱翔
風在耳邊呼嘯而過
必然還有人在談論
北方的凍河與一場被遺忘的雪
談論與幸福最接近的內涵

我已準備就緒
披著一身陽光站在凍河之上
我對著曠野喊——
雪 你該來就來吧

楊桃落在地上

一場大風雨過後
楊桃墜落滿地
躺在林間黃葉之上
靜美的睡姿
讓我想起多年前
母親在星光下重複的童謠

楊桃在風中落地
選擇在成熟之前告別
將單純的願望
懸掛在樹上
把生命的一切疼痛帶走

我沒能堅守到
把楊桃切成五星的日子
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
望著滿地的楊桃
我一瞬間懂得了
離別和寬容的內涵

■ 林星

悲戚可去

愛夢被錯殺在扼腕的歎息裏
摯情的燭火明滅於風雨的中央
有個英雄持劍驚愕在那一刻
他不敢有絲毫的挪動

那場婚禮撥弄著撩人的霓虹
熠熠閃現堪比月色一般柔媚
賓朋哄堂言笑皆因風趣而起
惟有我的沉寂是枯黃的秋暮

好心的宴客輕扯我的衣袖
施捨的憐憫輕暖我顫慄的尷尬
而我的目光只能低頭與冰霜作伴
寧可與它知心同路從海角走去天涯

杯中烈酒意欲將我謀得沉醉呵
然卻我把酒臨風潑灑一地
解去一切慾望的捆綁
輕昂首 細凝神
對視驕陽……祈求夢醒

■ 周恭興

流浪的麥子

洞穿一粒粒墜落中的蘋果
深夜就抵達珠光寶氣的城市
經不住霓虹燈拋出的媚眼誘惑
那曾灼痛信天遊的麥芒
漸已熄滅於酩酊大醉的水泥路
背井離鄉的行囊
已不再是你精神的家園
而那棲息於炊煙這民俗的枝桠
遠眺的親人
只好在失眠的季節
手持月牙 這明晃晃的鐮刀

將老長不熟的你
忍痛收割

致拾荒者

拾荒者
從我目光的極處閃出
她彎腰的姿勢比鄧肯的舞姿優美
夾道相迎的樹們
在風中伸出綠色的葉子為她鼓掌

當拾荒者
背著一麻袋坑坑窪窪的日子
從我身旁經過
我發現——
她身上那件
又髒又破的舊棉襖裏
卻鮮活著一顆乾淨的信念
用一車爛塑膠治好老伴的胃病
用十噸廢鐵餵養女兒大學四年的時光

拾荒者
她的面孔是多麼陌生而又熟悉
我不禁想起
剛從田裏荷鋤歸來的母親

■ 錡煒

敦 煌

走進大火熊熊的荒漠
半冊燃燒的經書
在沙海的駝鈴聲中風化
黑成一片礫石

裙裾飄飄的飛天
仰望三千丈火焰
一根根黑髮哭成飛沙
捧一把於手心
融化成滿掌的血淚寒霜

三千個詩的韻腳
自隋唐平平仄仄而來
逶迤成出塞的一曲悲歌
一把綠鏽斑斑的斷劍
簪在莫高窟的髮髻
刺痛漠風的每一根神經

擲一柄長劍
叩問蒼天
一彎彎問號自眼淚中洩出
我向上蒼祈求
傍著陽光的方向
播種你的萬般風情
為你留守最後一片燦爛的笑容

一種企盼游進我的血管
敦煌
請你以佛的耐心等待
大漠孤煙定會因你而飄逸

■ 筱末

一朵花的顏色

1、
瞬間的浮光掠影
一朵花
站立行走
瞻仰的虔誠，摘下歷史
頂禮絕壁的陡峭
夷禮漂零，還有
刻在唐宋裏的沉著
也不能
改變這小小的迤麗

2、
迅速，閃電和雷聲
整塊的時間
坍塌
而地平線一方
萬物正收集饋贈

陽光寫著：繁忙
日月之光
一朵花，看見山川河流的獨立
風格很隨意

3、
迎風而立
一排排綠葉，張望
哪張地圖上的標識
趕著探訪的腳步
快樂著，燦爛著
那是——
花架，以及無人的秋千

4、
長出翅膀的蒲公英
一個倏忽
在峭壁上留下風過的痕跡
有一天，雲經過了
也留下幾點倩影
倒映
草木青蔥的歲華

5、
空氣喝醉了酒
把手間，攜著花的浪漫
這繽紛古城
一個季節的人、物、靈魂……
消逝著，墜落而下
真理，在尋找湖水裏，
浮游、奔波的生命
花，在枝頭
看到浮萍隨流
沒有顏色

●中國福建省福清市詩人專欄

■刀飛

鄉愁跟著長堤走

長江長
黃河黃
滾滾浪淘沙
淘盡了幾許心事的白髮
不見江長
不見河黃
只見北來的燕子
爭報故里梅開的消息

長城長
黃山黃
蕭蕭狂風沙
風乾了幾多眼神的北望
不見城長
不見山黃
只見南陞的浪子
喟嘆關山阻隔的歸期

長堤長
黃土黃
滔滔江海洋
海葬了幾度落日的紅霞
只見堤長
只見土黃
不見江南的笙歌十里
不見大漠的草原萬頃
只見鄉愁跟著長堤走
數度夢迴，悄悄歸去
踏遍舊地的黃土山丘

長夜長
黃花黃
呼呼風雨聲
雨打了幾回花落的哀傷
只見夜長
只見花黃
不見私語時的長生殿

■杜風人

杯中肋力 ——給劉曉波

地下特工公幹了兩千年
正歡欣出頭天站起來的秦俑
萬萬沒想到又被派駐驢山下站崗

負責搜身檢查千百進入焚燒場的
觀光客 他驚訝地發現
一個天大的秘密

問長城 城牆拐彎抹角佞屈遁詞
問黃河 暗湧敢怒不敢言
問長江 被浮屍的魚骨鯁嚙嗚咽
問三峽 大壩俠客咧嘴
露出一排會發光的白齒 笑傲順口溜

躑躅秦腔黃土高原 秦俑
百思不得其解 千百個為什麼
當下神州的眾山竟然沒有一根胸肋

追問秦川 獨個兒坐看雲起時
雲間頭上葦開一朵陰幽吊詭的雲
川上幽微漂浮一排排肋骨捆綁的筏
上面插滿一種顏色的花朵

秦俑腦戶 闐闐一開豁然頓悟
驚覺此地似曾相識一甲子的桂林漓江
遂趕緊搜索自己那酒氣填膺的軟肋

酒誌：平安夜正修繕此詩，媒體上驚聞他被判入獄十一年，如撿獲山河珍稀竟存一根肋骨的隱痛！謹以此詩獻給中華良知。

Dec.25-2009

不見熱血濺的黃花崗
只見夜讀讀出了蒼涼
一盞桌燈，靜靜陪伴
映照一室的星光明亮

2009.12.21 初稿於越南

■林明理

夢裡的山谷

秋田無雨
雲棲在林外的桑麻野道
直到霧氣瀰漫
將天地融於地平線
後方是近乎單色的島嶼
稀疏地飄起幾縷青煙

秋田無雨
雲凝視古老歷史的碎片
聚落的
浮
沉
一棵棵橄欖仔樹
依稀可辨
而後星子互環伺著曠野
日夜輪替
還可聽到荊棘的聲音

是飛鳥的長鳴？

月光在森林狩獵
秋田無雨

清雨塘

野花飛落，雨繞樹輕舞
池面，像綠蔭的春野
在纏路的水草底下
映出永不退縮的天邊

游魚笑語低昂
月意是久別重逢的杳然
夜啊，一片雪花消融的哀音
讓天地互相傳看

2009.6.6 寄自高雄

■逸雲

詩空：Ars Poetica

詩大概是空的
既不能飲 也不能食
有誰真的捉住過美感？
有誰親眼見過精神食糧的形狀？

詩
空空烏有
真人曰：
道是詩
佛亦是詩
儒不是詩

詩
水中的天空
鯨在空中游
鷹在水中飛
雲啊 浮動在海中的
珊瑚草

詩
天空中的浩瀚大海
魚龍混雜
說什麼純美詩 英雄詩 頹廢詩
說什麼哲理詩 打油詩 豪放詩 湖畔詩
說什麼現代詩 散文詩 網路詩 超短詩
……

全不過是詩體的細胞
無時無刻不在分裂 吐故納新

詩
水與天織成的流動舞台
邁克·傑克遜表演的太空
尖叫的超高童音
輕柔得不能再輕柔的女性呻吟
比男子漢更男子漢的霹靂嚎歌
躡手躡腳地月球漫步
一下跳出了個令毛骨悚然的艾倫·坡

■陳葆珍

雪

雪 紛紛揚揚
地 迷迷茫茫
背天的樹幹 黑得幽暗
朝地的屋檐 紅得耀眼
啊，這大自然的調色板
怎麼 剩下這紅黑白
雪地 像一面鏡子
映出了往昔
依稀可見
陷人最深的雪堆
亂人始終的腳印

他 牽著無數小孩的手
在世俗不敢想像 他卻甘於建造的
兒童天堂 蕩秋千
拒絕天生的膚色
拒絕自然強加的性別
拒絕年齡的變幻
不是上帝卻要像上帝一樣
受審受難 他
只不過當了一個孩子王——
The King of Pop

詩人如果真的會有一種形象
那就應該是邁克·傑克遜
落地時 華髮老子
歸天時 做著蝴蝶夢的神秘莊周
詩人大約只有在死亡後 才會
真正地被欣賞 也許
詩人是蓄意的 在安眠中逝去：
忘掉我 忘掉我渾身的不是
去看我的詩吧
詩不是軀體的空殼！

Note: *Ars Poetica*, 詩論；艾倫·坡，Allen Poe (1809-1849), who inspired Jackson's "Thriller."

憂傷一生
萎縮的眼神
包裹在窒息的時代裡
傳承大清的夢
被人民當家的洶湧波濤
切割成三段的嘆息

不得自由飛翔
空無的男女私情
陪伴滿洲國皇宮的寂寞
飄浮在半空的日子
總是逃不出玩弄的掌中

從上上籤
撐起的夢醒來
醒自破碎的響聲中
變形的龍體，卻陷進
牢籠的十五個寒暑

那一對恐懼無主的眼神
拖曳著漫長無奈的旅途
直到，政治的凌遲
逼著他走入
悲劇小人物般
剝光靈魂的歸宿

聊記紐約初秋

剩下口袋最後幾顆硬幣
買來殘陽斜影下一朵塑膠花
所有的紅花掛在昨日的枯枝
送給自己一個繁花青春的追憶
聊表浪漫不一定是昂價的專利
臨冬的雪堆綻放異朵諒非奇蹟
胸懷的心田原可墾殖花園
就此縱目曼鐵吾半個島嶼
洋基隊勝利狂歡紐約人整夏面容
華人參政者贏了烘熱異鄉人心腔
重陽節哀愁深埋秋草凍土
遠方回棹的友人暫停港灣
等待笛聲召喚再度開航
航行向一個遼闊的未知
初秋裡灰白瀰漫底天宇
聆聽腳下落葉輕叩微雨
際此經濟若花葉飄落日子
原來也可以抹上片彩亮羽
無礙口袋內響著叮噠吁吁

2009年11月5日紐約

——獻給壽星公夏志清先生

假如我有神奇的一分鐘
是從你們的時間中取走的
請不要介意，或者驚訝

我會珍惜這寶貴的60秒
作詩 作畫
用詩的韻律譜寫頌歌
用畫的彩繪種出仙桃
但要洞開靈耳才可傾聽
也要張開慧眼才能看見

這頌歌 這仙桃
原來就是大家的心意
齊齊獻給
壽星公夏老的

啊，宇宙，無窮無遠的宇宙
要用漫長的億萬年才能生成一顆新星
但是，人間有智慧
用八十九年就創造
一顆完美的 閃爍著文化異彩的壽星
還要用 九十 九十九 一百年
讓壽星繼續大放光芒

懷念父親

星星在廉價的紙煙頭閃爍
喝一杯同樣廉價的火辣辣 醇香
你便擁有江海湖泊的壯闊

背負著兒女 背負著生活
如同背負著家後面那山脈一座
你弓背上滾淌著日出日落

腳步艱難地劃過黃土地
劃過歲月踏盡坎坎坷 渴望收穫豐碩

卻過早地收穫了額頭的一道道溝壑

勞作了一生的父親真的累了
歇在了和父親一樣平凡的黃土地中
我的思念永遠地化作了鼓起的小丘

拄著拐杖的父親走出泥土
步履蹣跚 扶起我跪伏於地的長哭
兒呀 跪地太久怎挺得起做人的脊骨

瘦弱的父親灑盡了楓的火紅
風霜中挺立成精神的綠松
父親 你是兒子心中不倒的山峰

仰望蒼穹 凝視閃爍的星空
那最亮的一顆定是你不眠的眼睛
父親 你是兒子生命的北斗星

在雲霧蒼茫的海天相連處
晨曦中 閃爍著你注視的目光
父親 你是兒子永遠的地平線 永遠

2009年寄自陝西

■ 偶爾

會行走的樹

許多月亮一樣乾淨的寧靜
在與事物默默對語

樹近在咫尺
站著卻不經意滑落了歌唱
沒有聽見隱匿的說出
因為在陽光下，樹是風景
因為在月光下，樹是寧靜
那路上的說出
被樹藏起
在回家的時候從從容容

樹在我的頭頂
我將離去
而樹
一定會和我一起
因為樹是會行走的
它長在我的寫作裏

月亮的背影

愛是河流傳說的沉默
我所鍾愛的沉默
抖落一身的情緒
讓深處的音樂
尋找著埋葬的月光

總喜歡在月光的背影裏
對話自己的寫作
默默軒讓身邊的瑣事
一次又一次地
重複或者抄襲自己的生活
沒有人聽見
水一樣輕易流走的愛
一樣開出深深的花朵

2009.01.09

■ 夏野

狂人日記

一、
昏天
黑地
狗日的盛大宴會
一群男男女女醉醺醺
萬綠叢中火燒天
赤裸著身子
摟緊腰搖擺著後臀
草泥馬奔不奔管不著
鬼哭狼嚎的網站統統封鎖
——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二、
筵席上
一群群大河蟹
遍地橫行笑哈哈
笑得貴夫人一對豐乳發癢
喜笑顏開團團轉
探戈舞步動地來
一片黑漆漆的分不清夜與晝
風風雨雨高蓬滿座
歡歡喜喜天墜不下來
——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三、
舵把子在握
我行我素波浪滔天
生命在我花天酒地
——凶心
——猥褻
——讚歌
——怯愚
一切虛妄只要我一擺舵
我將大笑！我將歌詠！
——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四、
厚顏無恥

■ 林小東 妳的樣子

春天來了
由遠而近
我看見妳的樣子
是綠芽，欣欣向榮
是百花，姹紫艷紅
是家家戶戶門前倒貼的福字
是大街小巷迎風招展的紅旗
你微笑
醉倒了一地明媚陽光
你走動
吸引了蜂蝶翩翩起舞
你說話
溫柔如東風
輕輕從我心房穿過
喚醒一首
詩

2009年寄自越南

越山峰
陰風黑雨
過大江
民脂民膏一切都是我的
為了振威！為了炫耀！
都要為一個甲子慶典！
秦始皇與馬頭雜交——
已變成了現代化的王朝
——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五、
祖先告誡我
易牙煮子桀紂食
如今，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還用舌尖舐盡紅血斑斑的遺痕
有了數千年吃人的履歷
而今——天道變了？
我時時要吃人
也時時要人為我無度佈施
——狗要咬人！狗要吃人！
狗曰：“我憎恨以假花裝飾的綠洲”

2010年元旦之夜於新澤西

■章治萍

短詩五章

火 拼

一堆柴燒著了另一堆柴
一堆柴說：我痛
另一堆柴說：我死

看熱鬧的人說：
兩堆灰被淚水醃過
就熄滅了鹹鹹的恨

雅 興

一名別人的罪犯
在自己的訴訟書裏
挑揀能夠刺傷他的骨頭

越俎代庖

祭官做了廚師的活
說得過去
廚師做了祭官的活
說不過去

災變論

請排好隊
請依循進入
請不要擠
請不要後退
請按例報到
請不要大聲宣揚
請不要哭
請保持
笑容

火 藥

剽竊者與盜版者
通過殺戮與被殺戮
向發明者頒發證書

2009年寄自青海

■張子清

人生悲劇祭

——哭大孃孃張素娥

時間是一把橫掃一切的大砍刀，
無論誰財力有多大地位有多高，
無論誰多惡毒心計有多奸狡，
無論誰多麼講究保健精通醫道，
它到時掃到誰，誰就被砍倒。
大孃孃呀，你既無財又無勢，
你善良終身，一生辛勞，
你沒有條件就醫或者進補，
粗茶淡飯已是你的奢侈品了。
當老天爺還在保佑你康健時，
當時間的大刀距離你還遠時，
當我們準備為你過90大慶時，
你卻投河自盡，走上了弱勢農民
通常走的弱勢抗爭之道：
屈死在你心愛的、你為之付出
一生心血的不孝之子屋子旁，
死在你鐵石心腸的惡媳身邊。

堂妹說，你的臉上還留下傷痕斑斑！
可惜她太軟弱了，太天真了，
沒有及時報警，只在鄰居家抱怨。
如今只剩下骨灰了，有誰來作證？！
你的侄兒既痛心，更無比愧疚，
也有推脫不了、無法洗刷的罪過：
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沒去拉你一把，
只是給你打電話，你卻聽不見，
為醫治你的眼疾，只好同你的子孫
無休止地商量，一遍一遍又一遍。
你在不平的世間無人為你討回公道，
去找閻王爺評判時你可要挺直腰！
你忍氣吞聲了一輩子，大孃孃，
現在還怕誰欺負你，同你計較？

解放前你養兒育女，搶時種地，
你27歲守寡，苦撐一個家庭，
勞累得一臉枯槁，哪來青春的歡笑？

解放時，你卻成了什麼富農，
被迫掃地出門，家產被分掉。
從此你常常挨鬥，卻不敢哭叫，
從此你被繩牽著遊鄉，戴著高帽，
從此伴隨著你的是失聲是淚水滔滔。
剩下的是饑餓、憂憤、痛苦和羞辱，
你的子女成了你唯一的精神依靠。

當他／她們成家立業有兒有女時，
你卻老了，不能為他／她們操勞了，
卻沒料想到成了他／她們的累贅了！
你唯一的品讀古典小說的樂趣被剝奪了，
你失明了，我寄給你的書，你不能看了！
你患的是白內障，誰也不想為你治療，
你滿堂的兒孫找各種藉口推三阻四，
讓你長期在黑暗的世界獨自受煎熬。
罷了，罷了，罷了，罷了，罷了，
大孃孃，你如今脫離了弱勢苦境，
你超脫了一切難言的人間苦惱。

大孃孃，你自由了，要慢慢走噢，
黃泉路上無人攙扶你，當心別跌倒！
大孃孃呀大孃孃，我放心不下的是，
你拄了拐杖，一步步摸索著去尋找
你的父母——我的窮困的祖父母，
你的兄嫂——我的命苦的父母。
同他／她們團聚時，請記住，代我
問問他／她們：吃得飽嗎？穿得暖嗎？
住房還擁擠嗎？生活改善了嗎？
對他／她們說，別忘了對他／她們說：
有孝心的後輩們仍然記掛著他／她們，
每年清明節還是盡心為他／她們祭掃。

如果你的白內障在陰間被醫治好了，
如果你有閒空，再也用不著忙碌了，
快托夢給我吧大孃孃，托夢給我啊，
你的侄兒一定用古典小說給你燒祭，
一本本，一本本很有趣的古典小說，
但願大孃孃那時讀了心情舒暢，
面露你在人間久已消失的微笑……

2009年12月8-9日南京

■ 包苞

在海上

貼著你的胸膛，我傾聽。

大海啊，你將我高高舉起
如同舉著你任性的孩子
拋起，又接住
讓我在你迸濺的浪花中
融化，並消失於灼熱的呼吸

大海啊，你執著的愛是多麼深不可測
每當黃昏來臨
分別的陰影漫過
那遠處岸上隱隱的點點燈光
刺痛你，又裝飾你

在想著

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
分分秒秒都有鮮花盛開
如果你想你，每一朵花都會靈魂出竅

早晨我會想到露珠
中午我會想到雨水
如果晚上，我只想做一口盛滿清泉的罈子
捧住你焦渴的嘴唇

其實，這是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四周寂靜，內心轟鳴
我要說服過往的風
朝著一個方向吹

時光是多麼漫漶而零亂啊，想你
我註定是一枚隨風飄落的葉子
追逐澈紅的枯萎

在愛著

陽光照著牆角的落葉
死亡的火焰一閃一閃

我不要黃昏的寧靜，也不要慢慢地蘇醒

■ 莫云

雪落無聲之後

那一夜
星子們想必都凍壞了
哆嗦著收縮起一身冰冷寒光
風沉默，雪地上
聲音已被掩埋

窗櫺上停格著
天地初割的黑白色塊
爐火嗶剝伸吐紅舌
奮力吞噬滿室寂冷

這時刻——
只有不眠的藍鵲
斂著翅，靜靜守候
一樹不定時爆破的新綠
只有我和我的影子
瑟縮著，苦苦等待
泥土翻身的暖香

2010年寄自台北

我要烈焰起自內心

沒有夢的陰影，光芒也會刺眼
你為何不告訴我欲言又止的心事

如果你是潛藏的湍流，為何保持沉默
如果你是前定的緣分
又為何低頭走開

和愛一起墮落吧，像那些花瓣
終於學會放棄

逆著風，伸展雙臂
和我一起閉上眼，深深呼吸
讓風告訴我們飛翔的方向

2009年寄自甘肅

■ 田鑫

當我們老了

那個時候
我們也會像許多老人一樣
肩並肩坐在搖椅上
說著初見時
你的含羞，我的靦腆
說著牽你的手
走過的小樹林、街道……
說著，小小的幸福和憂傷
說著年輕時
沒有說出口的抱怨
和沒有實現的期待；
同樣，我們也說到死亡
也說到兩個人
像躺在搖椅上那樣
安靜地躺在塵土中
說到要用身體變成的塵埃
餵養兩棵樹
讓它們根連根，枝依枝
一直長到雲層裏——

兩條相愛的河

在生命的群山之中
我們是兩條彼此相愛的河流
不斷地流淌，不斷地
汗涸，往返……
生命的高潮裏，我們
擁抱、融合，一起向東
如果遇到低潮
我會使你膨脹、上升
流出低谷，然後傾聽你離去
如此不捨，又無法回頭

2009年寄自寧夏

■陳銘華

無言的結局

這一片天空薄又脆
你選擇維持離開的姿勢

2009年5月19日

太極生兩魚

兩尾永世不相見的魚
為什麼苦苦咬住
彼此的尾巴

2009年7月27日

錯位

西湖太瘦
朝雲太豐腴
東坡仄仄平平的
隨東江東去了
但餘鐵板對著銅琶對著
許多手足無措的詩歌
訕訕啞笑

2009年8月20日惠州

長城

領導的題字伴著遊人
從八達嶺延燒至慕田峪
路漫長呵 誰記得
那一聲撕心裂肺的哭
寂寞到如今

2009年8月27日北京

■余文飛

墓地

狗尾草在圍觀
艾蒿 鐵線草和雞血藤
裝點著墓地

已經黃昏時分
松樹和柏樹沒有默哀
一隻蟋蟀的祈禱聲止於另一隻蟋蟀

殘陽坐在山頂
割破傷心的手腕
新隆起的墳頭沒有驚訝
飛掠的斑鳩渾身浴血
落於另一堆舊墳後面
再沒有探出頭來

一陣風從樹叢尖叫著跑出來
墳塋次第壓下黑乎乎的帽檐
有些骨頭點亮自己
不遠處的村莊
有些咳嗽被照亮
卻似乎已經腐爛
破聲破氣

墓碑

凹下去的筆劃
讓石頭活了又死了
宛如當初
讓死了的人又活了

墓碑很努力地
把一些名字記住
如同風雨中
忘掉一首首蹩腳的詩

2009年寄自雲南

■魏鵬展

電車

灰溜溜的石牆上
紅燈 綠燈 藍燈
櫥窗裏熟悉的樂聲奏起了
叮叮聲交織住結他聲揭起了歌聲
吶喊聲中發現了陌生人的祝福
冰冷臉上的微笑是樂聲的回音
紅衣老人今晚不曾發禮物
綠色的車身上點綴著無數個紅帽子
一陣寒冬的冷風吹來
路上的小孩撲在女人的懷裏
樂聲從綠色的鐵箱中飄來
熟悉的樂曲又奏起了
一股暖流

2009年12月27日寒夜香港

■振嵐

憂鬱從眼神出走

他這樣深沉的憂鬱
從你的眼神走出
方才進入茫茫大海
伴隨鮫人夜泣
沙灘有永恆的潮濕
容許足跡如風
轉瞬消失
秋天完成任務而冬至
林間鳥聲一時啞啞
蟬唱就隱藏在去年的回憶裡
因為寒冷空氣補充南下
黃昏黯然脫色之後
雲和月便無心討論
是甚麼花枝弄影
也不再爭辯
小小的一場文字遊戲
需要或對或錯的幾度

2009年12月5日香港

■麥田

厭倦

孩子厭倦了玩耍 他們回到子宮
流水厭倦了河床 他們回到源頭
漁民厭倦了撒網 他們回到高山
時鐘厭倦了奔跑 他們回到開始
鳥兒厭倦了飛翔 他們回到樹梢
列車厭倦了遠方 他們回到月臺
白晝厭倦了喧囂 他們回到寧靜
石頭厭倦了堅硬 他們回到塵土
父親厭倦了蒼老 他們回到孩童
太陽厭倦了照耀 他們回到影子
莊稼厭倦了生長 他們回到種子
遠方厭倦了延伸 他們回到起點
白色厭倦了純潔 他們回到烏黑
敵人厭倦了仇恨 他們回到友情
秋風厭倦了吹拂 他們回到凝固
冬天厭倦了寒冷 他們回到溫暖
道路厭倦了筆直 他們回到崎嶇
盜賊厭倦了搶劫 他們回到家園
繩索厭倦了柔軟 他們回到堅硬
樹葉厭倦了枝頭 他們回到土地
夢幻厭倦了夢幻 他們回到大地
麥田厭倦了青青 他們回到收穫

被玻璃劃傷的臉

我突然記起
那是一次怎樣的相遇

院子裏傳來狗喋喋不休的
吵鬧聲，人們的潑水聲
鐵門持續推開著

你的臉，
你的被玻璃劃傷的臉
在探出的腦袋上展現

2009年寄自雲南

■余問耕

白白

問為什麼不把髮染黑
其實我心中想的是白

要以清白的頭顱默默頂對
總是被抹黑的天空

2009年7月29日

碑

既然無語
何必站著
既已歇息
何妨躺下
一生功過
蓋棺時候
是否還能
再作刪改

2009年9月14日

■冰花

網情

我可以停下筆
卻停不下對你的思念
我可以戒掉網
卻戒不掉思念你的憂傷

熒屏相望
成為每日的風光
你就在我眼前晃
卻觸摸不到你的炎涼

你上來下去
線線牽動著我的惆悵
心情的陰陽
由你的貼子丈量

多想化作你手中的鼠標
能清楚地知道你心靈的去向

■于中

雪來點唱

雪難得來了一趟
輕輕的
帶著一頁頁白色的曲譜
以及一行行
驟升驟降的音符
在我心中的線條上
點唱
我攤開雙掌
接來斷續的妙曲
眼看它敲響拍子
化為點點雨花
隨著心靈的節奏
哼起抒情小調
一聲跟著一聲
跳盪
卻不知從何時開始
手裡握著的驚喜
已淚化成
濡溼的告一段落
而心中仍轉播著
一首首雪來過的
點唱餘音
浪漫不絕

12/10/09 寫於休士頓

■文錦寧

隱題詩二首

流行歌

流水淙淙般淺
行雲輕浮般白
歌成大眾化賞識

抽象畫

抽不出的形象，素描成
象形的寓意。隱藏成
畫。你感悟到啥就啥

■朱楓

詩經裏的那一朵 桃花

走不出，走不出舊日的桃花
走不出一隻燕子的呢喃
西風吹，吹不出一隻孔雀
它只能吹我的頭髮倒向東南方向

我相信命運，相信命運給我的
只是一個守望。秋深了，北方太行
我有你翻騰的長江，九曲回腸
不停地吟唱，用萬分懷想，一點點憂傷

不忍再看寒月，這樣的天氣
它有太多的涼。還有那南飛的鳴雁
它驚起我酒杯裏飲不盡的惆悵
就算西樓送月，誰又能讓它到了南方

今夜玉露，明朝成霜
詩經的桃花裏，我是一枚秋楓殘紅的傷

瑞 玉

她內在的光芒溫潤，純潔
多少石頭磨損於，污濁的河水
流雲之中，她是穿越黑夜的月亮

她菊花的高潔，梅花的淡香
河水中浮著的從來是枯葉
什麼洪流能沖走聖潔的月光？

天罡皎月，人間玉虹
君不知人生如夢，而幸福的所在
只不過是月光下那小小的一壇夢影

我負了紅顏
我負了白髮
我負了柔情
我負了豪邁

我掩不住憧憬對我失去的信心
一個個失望的眼神
與我相依為命的憧憬
與我愈行愈遠

蜀道因我而怯步
煙波因我而駭浪
崎嶇的前路啊
變成巨蟒

老花鏡因此牽著我的鼻子走
它吞噬了我的世界
它走在前
我乖乖地
走在後

我原是一幅不知天高地厚的
桂林山水
估不到
於今飄搖於歲月的風雨中
不值一哂

2010-01-02 加拿大

■柳青青

蜀道難

■心水

蟬 聲

滿街楓樹突然齊齊發聲
仿若天外傳來鬱雷般從遠迫近
驟變成淋不濕身的呱噪暴雨
愕然仰望重重疊疊的楓葉

竟找不到那隱匿葉上眾蟬姿影
每天總好奇的尋尋覓覓
想一睹芳顏看看是何長相
窮盡目力也只是楓葉影影綽綽

鳴聲中硬是將初夏推來了
無論晨昏必展喉嘶叫
比交響樂的聲波更高分貝
比古戰場戰鼓更震撼

蟬聲靜心細細聆賞
竟也是一片寧神天籟
初夏以這串響亮歡呼掀開序幕
鳴金收兵時必是蟬翼脫盡又再輪迴

後記：家居前楓林道上，春末眾蟬
呱噪、聲浪晨昏響徹。漫步時宛若暴雨
傾淋，午睡擾攘又仿如交響樂、天
籟妙音促好夢，有詩。

2009年12月1日初夏於墨爾本

■依雯

笑看人生

人生
孩童時候
純潔 淘氣 天真爛漫
如一杯白開水 無憂無慮
擁有暖烘烘感覺
隨著成長
歲月把幼稚的臉繪染了
紅紅綠綠戲劇的角色
融入真善美大舞台
如一杯清淡的茶 口口貼心
尋夢的日子
唯見失足的陽光

想起風雨前那荒唐的渴望
如一杯濃濃的咖啡 甘苦與共
縱使年華老去
夢想都熬透了
心中一杯未沾唇的紅酒
獨自斟酌
細細品嚐
笑看人生
奈何回顧一望
只不過
世途原是一個驛站
寄自越南 24/12/2009

驕傲

我把那從心臟淌出來的淚水，一滴一滴地經腦際的研磨，由毫端流出。總以為避過了眼界淚囊的酸苦，就能灑落成一段文字，加插在六十年的史實記載之中。不致影響陶醉在歡騰的人們那收集種種值得引作為驕傲的豪興。一個發明了指南車的民族，曾是把自已孤獨地封閉在鐵幕之中，連作途窮之哭也沒有膽量。一個發明造紙術的國度，曾訕笑秦皇焚書的不徹底，要大革文化之命。一個發明活版印刷的文明促進者的世界，把“四舊”破除殆盡後，只剩下印製一套選集四卷幾億冊後因再無人問津而終於全部回爐。一個孕育過發明火藥的科技先驅的環境，承繼者卻叨唸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符咒，去作螳臂擋車的打算，醞釀打一場核戰爭去喪失一半老百姓的生命。六十年之中的前三十年，已為此壯舉而驕傲過了。後三十年的驕傲，是驕傲地抄襲了西方的科研成果，不管別人為智識產權的抗議，近百年的機械化學電子電腦的科技貢獻。管他有沒有一件出發自擁有四大發明的土壤，中國人在金磚四國的光芒耀眼地驕傲了。在被污染得滿佈塵埃的空氣中和吸飽了酸雨的大地上揚眉吐氣了。

2010年元旦於紐約

涅克拉索夫是19世紀俄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1877年，詩人逝世，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墓前發表演說，說他是普希金、萊蒙托夫之後的第三位大詩人。聽眾裏有人喊：“不對，應該排在普希金前面！”陀氏後來在一篇文章裏回憶說是一個人喊，幾個人附和；當時也有人報道說是千人齊聲喊。不管是多少人喊，總之，我們可以看出涅氏生前在青年中的影響已是很大的。

涅克拉索夫1821年11月28日出生於烏克蘭波多爾斯克省維尼茨縣涅米洛夫鎮。父親是軍官，1838年送他去彼得堡進武備學堂。他違背父命，去投考彼得堡大學，未被錄取，便去彼得堡大學旁聽。父親斷絕了給他的經濟接濟。他靠賣文為生，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1840年出版詩集《幻想與聲音》，受到別林斯基的嚴厲批評。19世紀40年代初，結識了別林斯基，在別林斯基的幫助下逐步走上革命民主主義者和真正詩人的道路。

他的詩以政治性取勝。大作家屠格涅夫說他的詩沒有藝術性，當然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他的詩的藝術性和獨特性，據研究者說，是在現代派出現以後才被人們認識到的。

我認為他是俄國詩人中最有良知、最關心勞苦大眾疾苦的詩人。他被人傳誦的名篇很多，中國出版過幾種他的抒情詩選集和長詩譯本，好像在讀者中間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我想，可能跟譯筆或選材有些關係。這裏選譯的只是引起我共鳴的幾首短詩。但願它們也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除寫詩外，涅克拉索夫也跟別人先後合辦過雜誌《現代人》和《祖國紀事》。作為《現代人》主編，他堅定地支持了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評論活動：為了支持杜勃羅留波夫對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的評論，他寧肯跟當時頗為有名的屠氏決裂。

* * *
平和的詩人是有福的，
他不發怒，總歌頌：
靜穆藝術的愛好者
對他的歡迎熱烈真誠；

他受到群氓的吹捧，
贊揚像濤聲，悅耳受聽；
他從來不懷疑自己，
沒有創作者的心靈苦痛。

他熱愛悠閑和寧靜，
鄙棄粗魯的譏諷，
他用平和的豎琴
牢牢地掌握著聽眾。

他的睿智令人驚嘆，
沒人放逐他或者加以漫罵，
他的同時代人要在他生前
樹碑立傳來紀念他…

可是誰要把崇高的才華
用來暴露盲從的群氓，
揭露他們的狂熱和迷誤，
命運對他卻決不寬容。

這樣的詩人，他悲天憫人，
嘴裏吟誦著辛辣的譏諷，
彈奏著懲罰邪惡的豎琴，
走著佈滿荊棘的崎嶇小徑。

噓聲處處追隨他如影隨形：
他聽到對自己的支持肯定
不是透過娓娓動聽的贊揚，
而是憑借暴跳憤怒的罵聲。

經過反反覆覆地思索，
他堅信自己的崇高使命，

他用譏諷的尖刻詩句
宣揚著深厚的博愛內容。

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句詩
都會給他招來兇狠的敵人，
這些聰明的和愚蠢的對手
都想給他打上恥辱的烙印。

四面八方對他咒罵，
只有看到他的屍骸，
人們才會明白他多偉大，
他的恨裏飽含著多少愛！

1852年2月末

譯者附註：這首詩是詩人為悼念俄國偉大作家果戈理逝世而寫的。詩裏借用了果戈理在《死魂靈》第7章開頭關於兩類作家命運的論述（見陳殿興等譯《死魂靈》，湖南文藝出版社版第158-160頁）。詩最後一節裏的“屍骸”當指果戈理的屍骸。

* * *
聽人談論戰爭的恐怖情景，
每次都聽到有人犧牲，
我不對死者哀嘆憑吊，
也不為他的妻子親友嘆息。
咳，妻子，她會得到慰藉，
好朋友也會把朋友忘掉。
可是在什麼地方有一顆心，
到死也會把死者記得牢牢！
在虛偽、庸俗的塵寰裏，
我只看到了一種神聖真誠的眼淚，
那就是可憐母親的傷心哭泣！
她們無法把捐軀疆場的兒子忘掉，
就像那哀傷悲戚的楊柳
無法抬起那低垂的枝條……

1855或1856

譯者附註：這首詩寫於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時期。

致屠格涅夫

我們一同上路……漆黑，
我摸索著前進，
你呢……兩眼雪亮，
一切都已瞭然於心。

你知道這漫漫長夜
將延續我們的一生，
你沒有離開戰場，
誠實地進行鬥爭。

在你偉大的心裏
懷著勞苦大眾死活，
你像個僱工一樣
日出前就開始勞作。

不為花言巧語所迷惑，
你揭露，你鞭撻，
果敢地把傻瓜壞蛋的
假面具當眾撕下。

後來呢？似是而非的光
剛剛閃現在黑暗的天空，
傳言說，你便把自己的
火炬吹滅……等待著黎明。

你天真地保護
蒙昧者的安寧，
而在心裏也開始孕育
一些什麼希望的憧憬。

你一年一年地對青年激情
怨言連連，對皮鞭的呼嘯
和人民的哀嘆
卻一概聽不到。

你寬恕一個重要的混蛋，
認為他無害於人而加以撫愛，
而對繼續前進的人們
卻處心積慮地想加以阻礙。

誰命中註定要成為雄鷹
在俄羅斯天空翱翔，
要成為俄國青年的領袖
和俄國姑娘的偶像，

誰為救苦難的弟兄，
英勇無畏赴湯蹈火，
那他暫時還不能離開
荊棘險徑，往後退縮。

鏢鏑的不共戴天死敵，
忠貞不渝的人民之友，
喝下這杯神聖的苦酒，
杯底就是期盼的自由！

1860或1861

譯者附註：屠格涅夫（1818-1883），俄國作家，跟涅克拉索夫同時登上文壇。早年激烈反對農奴制，寫有《獵人筆記》和《木木》等反農奴制的膾炙人口的名篇。在農奴制改革（1861年）前夕，他思想發生變化，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激進的革命民主派的分歧逐漸加劇。本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詩中“似是而非的光”可能指1861年廢除農奴制的改革——激進派認為，這次改革最大限度維護了貴族地主利益，並沒有徹底解放農奴；“一個重要的混蛋”，可能指1861年3月3日宣布廢除農奴制的亞歷山大二世。

紀念杜勃羅留波夫

你要求自己嚴格，青年時代起
你就能使自己的情感服從理智，
你教導人們為榮譽為自由而生，
但你更多的是教人懂得死的意義。

你有意識地拒絕世俗享樂，
你保持著生活的純潔。
你強忍著心靈的饑渴，
你像愛女人一樣熱愛祖國，
把勞動、希望、心血

都獻給了她；你要每顆誠實的心

都為她跳動。你號召繪制新鴻圖，
你為這個冷若冰霜的威嚴的情人
創造著光明樂園和皇冠上的珍珠。

而你的生命結束得太早，
如椽之筆不再恣肆縱橫。
一盞多麼明亮的智慧之燈熄滅了！
一顆多麼善良的心停止了跳動！

歲月流逝，爭論已經平靜，
你高高地聳立在那裏，遠遠高過時賢…
哭泣吧，俄羅斯大地，你要引以為榮，
自從你挺立在這天地之間，

你沒有產生過這樣的兒子，
你也不能使他從人間消逝：
上天賦予他的心靈
那麼多豐富的美質。

大自然媽媽，若非你偶然
把這樣的人送到人間，
生活這塊田地就會荒蕪……

1864

譯者附註：杜勃羅留波夫（1836-1861），19世紀俄國重要文學評論家，1856年他20歲還在師範學院讀書時給《現代人》雜誌寄了一篇論文，受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賞識，第二年就進入《現代人》編輯部跟車爾尼雪夫斯基合作。到1861年逝世，從事評論工作僅四年多，但建樹頗豐，在文學史上與他的前輩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齊名。他的道德情操也頗為接觸過他的人們所稱道。

先知

別說：“他是疏忽大意！
他的命都怨他自己！……”
他見識不比我們差，
明知做好事須捨生取義。

可是他的愛更高，更廣，

他對世俗盤算從不上心。
“活在世上可以為自己，
可是死卻能夠為了別人。”

他這麼想著，所以視死如歸。
他不會說，他需要活，
他不會說，犧牲無益：
他的命運，他早就洞若觀火……

他暫時還沒有被押到刑場去處死，
可是有一天，他將在十字架上受刑；
是憤怒和悲憫之神派他來到這世界，
讓地上的奴隸記起基督降世的使命。

1874年8月

譯者附註：先知，英文是 prophet，原是宗教用語，西方文學常用來指宣揚上帝旨意的詩人。俄國文學裏，許多詩人都用這個題目闡明詩人的使命。

致詩人

——紀念席勒

你們在哪兒，歌唱愛情、自由、和平、
勇敢的歌手？…“血與劍”的世紀！
你把銀行家推上了人間的最高寶座，
你把劊子手當作英雄到處宣揚不已…

群氓斷言：“這個世紀歌手無用！”
於是歌手沒有了…上帝的聲音沈默…
哦，現在誰來提醒人們
他們的崇高使命是什麼？…

原諒那些瞎子吧，靈慧的藝術家，
回來吧！……把那被狂徒撲滅的
神奇火炬重新點燃起來，
去指引迷途眾生尋求真理！

用上天的霹靂武裝自己！
指引墮落的靈魂高高飛騰，
以免人們用死人的眼睛

去觀照善和美的情景…

要懲處貪婪、兇殺和蝨賊！
把叛賣者頭上的桂冠扯掉，
是他們蠱惑世界離開了
世代開辟的友愛的大道，

走上了仇恨的歧途！…只有你能
把和諧帶進世人的事業和情感。
受到迫害的藝術祭司啊，
真善美的寶座在你的心田。

1874年9月6日

譯者附註：席勒（1759-1805），
德國偉大詩人和劇作家。

致季娜

你有權利繼續生活下去，
我已經是日薄西山。
死後，我的名聲會暗淡，
莫奇怪，也別嘆惋。

孩子，你要知道：我的名子
不會永遠發出耀眼的光芒：
鬥爭妨礙我成為詩人，
歌唱又妨礙我拼刀槍。

誰為當代偉大目標服務，
誰曾捨生忘死地
爭取人類的幸福，
誰才能永生在人們心裏。

1876

埃米莉·狄金森六首死亡詩

◎武慶雲 譯

腦袋裡在舉行一個葬禮

我覺得腦袋裡在舉行一個葬禮
奔葬者來來去去
不停地跺腳
踩啊踩啊 直到
那神經破裂了

然後大家都坐下來
舉葬儀式像是面鼓
不停地敲啊敲啊 直到
我的心靈漸漸麻木

接著我聽到人們抬棺材
吱的一聲劃破我的靈魂
那些鉛重的靴子 又挪動了
這時四周響起了葬鐘

似乎九重天都成了一座大鐘
而我卻是唯一的耳朵
和寂靜進行著某種奇怪的賽跑
粉碎了 孤零零 在這兒

為美而死

我為美而死 很少見
剛在墳墓裡躺下
就有另一位為真理而死的
置放在隔壁

他輕聲問我為甚麼倒下了
“為了美！”我回答說
“我是為了真理。合二為一了，
我們是兄弟！”他說

於是 親如手足
我們隔著牆聊了一夜
直到青苔爬上了我們的嘴唇
覆蓋了我們的名字

只有死才能賦予意義

只有死才能賦予意義
那些不屑一顧的東西

要不是那個死去的傢伙
苦苦哀求我們

好好想想吧 那些小工藝品
不論用蠟筆還是絨線
“這都是她手指留下的最後”
辛苦到

頂針沉得拿不動了
針腳自動停下來
那時才被放在
落滿灰塵的廚架上

我有一本書 朋友給的
上邊他用鉛筆 圈來圈去
得意之處還打了個洞——
他手指的停歇處

現在 我想讀 也讀不成
干擾的淚水
模糊了畫面
損失無法彌補

我不能停下來等死

因為我不能停下來等死
死神便好心地為我停下
馬車上載的只有我倆
和永垂不朽

我們緩緩地趕路 死神知道不能太匆忙
為了他的彬彬有禮
我已放棄了人世的操勞 還有歡樂

我們駛過學校 那兒的孩子們正拼命地
課間玩耍 都在圈兒裡
我們駛過一片片凝眸眺望的谷穗
我們駛過了夕陽

更確切地說 是夕陽越過了我們
露水開始發顫 變得冰涼
我只穿著稀薄的紗裙
披肩儘是網眼

我們停在一座小屋前 好像
是從地下凸出來的
幾乎看不見屋頂
簷口不過是個小土丘

從那兒起 一晃數世紀過去了 不過
每一世紀都覺得比一天還要短
我起先猜測馬的头
是朝著永恆的

死時我聽到只蒼蠅嗡嗡叫

死時我聽到只蒼蠅嗡嗡叫
我形體四周格外寂靜
像兩半兒風暴之間那種
懸在空中的寂靜

旁邊的眼睛已擰乾了
當然呼吸越來越緊迫
觀注著最後一刻 看閻王
執行他的特權

我那些存下的心愛物都留下了遺囑
我身上凡是能分的
都分走了 可是這時
還穿插進來一只蒼蠅

一種藍藍的 不定的 跟頭翅起的
嗡嗡聲
在我和光之間
然後窗子失明了 再然後
我想看也看不見了

房子裏一派忙亂

房子裏一派忙亂
死後的早晨
是賦予人世
最莊嚴的時刻之一

收拾起心吧
儲藏好愛
我們再也不想用了
直到黃泉下。

孫鈿印象

◎錢志富

孫鈿常說：“我不要做大人物，我也不是大人物。”孫鈿曾經與胡風同命運，他在抗日戰爭時期寫成的大量詩篇都是胡風替他發表、收存和編輯出版的，如今他的寫於1937年9月18日的詩篇〈給敏子——無數的敏子呵，蘇醒吧〉已經成為中國現代詩史上的經典。當然，他的其他作品也都是那種能夠令讀到他們的人感喟的優秀作品，孫鈿的存在的确是中國新詩史上的驕傲。孫鈿是被大家遺忘了的一位大詩人。他的好多作品，好多優秀的作品都有待於整理、發表和出版。孫鈿多次委託筆者替他編文集，筆者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了這一神聖的使命。筆者經常在課餘奔赴到孫鈿的寓所，聽他講他們當年的故事，同時從他的如山的書籍和報刊以及一些雜亂的堆積中挖掘他可能留下的舊稿，筆者找出了一大包，孫鈿當著我的面清理了，神情非常愉悅，說：“你來掘古墓。”從“古墓”裏掘出來的資料經過比對，發現有三分之二都沒有發表和出版。筆者簡直興奮極了。如今初步的整理，錄入工作已經完成，接下來要做的是校對，錄入的時候好多字不認識，所以後續的工作還很大。

在跟孫鈿多次的接觸和交往過程中，筆者發現孫鈿是一個真誠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一輩子鐵骨錚錚，在惡勢力面前從不屈服。他早年參加革命，同當年的反動統治者抗爭，差一點被捕入獄。抗日戰爭爆發後，毅然從日本回國並很快投身到實際的戰鬥之中去，他的戰友就犧牲在他的身旁而且濺他一身的鮮血。五十年代他受胡風案的牽連被捕入獄，然而他沒有賣友求榮，後來多次受到各種運動的衝擊又多次入獄，多次勞動改造，可謂九死一生，可是到了粉碎“四人幫”過後，他連平反都懶得申請，別人找他說要給他平反，他說：“我不要平反”。當然，後來還是平了，不過已經是幾年之後的

1983年了。平反後，孫鈿雖然出任過寧波市作家協會主席一職，但是他一直低調處事，不與人爭權奪利，他儘量寫作和翻譯，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可是他出版、發表的極少。他彷彿寧願被埋沒，被遺忘。

筆者第一次跟孫鈿先生見面是2001年年底。那一年我博士即將畢業，恩師命我外出放學並找一個自己的飯碗。我頂著風霜雨雪，一路來到寧波。我當時預計在寧波呆的時間很短，所以當寧波大學留我用中飯的時候，我礙於我將來要工作的單位的盛情，所以只好給只通過一封信的孫鈿先生打電話，說不能按時到他那裏了。結果孫先生在電話裏說，為了接待我，已經好幾天前就在做準備了，說買了很多菜，還有日本友人作陪。他可能害怕我不去，另外加了一句，說，到他那裏吃過飯的人後來都成了名人，他舉出廣州的林賢治作為例子。筆者聽到這樣的話，只好捨棄了寧波的盛宴，打的到了孫先生的家，果然一屋子的人，一桌子的菜，孫先生見到我高興極了，我見他談笑晏晏，飯吃得很香。孫鈿先生熱情，真誠，待晚輩若我也如上賓，令人十分感動。

2002年我來到寧波大學工作，與孫先生同處一城。我們成了忘年交。孫先生每次見到我都很高興，很熱情。前幾年還能四處走動的時候，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一定要帶我奔赴他最愛去的飯店吃飯。他很喜歡廣東菜，他每次都吃得很高興。看到孫先生高興，筆者也很高興。如今他生了幾次病，住了幾次院，腳指甲腐爛不堪，痛苦不堪，然而，筆者每次去，他還是依然高興，熱情，我們在一起度過了許多個中午，有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的中午。有幾次我也領著我的學生過去。有一位叫馬麗娟的碩士研究生跟我去，老人見了他眼睛更明亮了，她的名字居然跟他的愛人的名字是一樣的，他喊一聲“麗娟”，房子裏一老一少，兩個人應著，他興奮極了。更奇的是，這個馬麗娟的家鄉居然是孫老參加新四軍打日本鬼子的地方——駐馬店，這勾起來人許多回憶，他彷彿又回到了炮火連天的戰爭歲月。後來，

說道駐馬店的吃食來，老人居然想吃駐馬店的大餅和饅頭，並吩咐小馬春節回來之後帶一個回來，說完他自己也笑了。他天真得像個孩子。孫先生經常這樣，他是一個九十多歲的有著童心的人，這大概是大家覺得他年輕的一個原因吧。

孫先生很注重友情，前幾年他走得動的時候，經常外出，經常奔赴上海、杭州去看望老朋友，他跟賈植芳、何滿子、杜宣、王元化等老友是越老越親，跟杭州的冀汭也親兄弟一般。這幾年不少老朋友紛紛謝世，這令孫先生十分悲傷。“寂寞呀，杜宣走了，賈植芳走了，梅志走了，老朋友沒剩幾個了。”筆者每次見到他，他都要這樣數一數，說一說。筆者之所以常常到老人家處走一走，除了要完成這件神聖的使命之外，也是想讓老人寂寞的晚年生活有點熱鬧的氣氛。老人說，他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每年都要到廣州去過冬，像一隻候鳥，如今飛不動了。

老人嗜書如命。老人天天讀書看報，也看電視，他尤其喜歡看百家講壇。有一次我到他家送東西，看見他正在看馬未都說收藏，他看得津津有味。心想，老人真的是活到老學到啊！筆者經常會向老人借一些市面上買不到的書來看，老人每次都要在我拿走之前查驗查驗，看我拿走了哪些寶貝。我知道孫先生十分愛惜他的那些書，所以看完了馬上就去還，但有些書一直沒看完，所以沒還。我在還某某書的時候，老人就記起我還有什麼書沒還，這讓我非常吃驚。老人的記憶力可真好，老人也真精明啊！這對這還處於盛年的我是一個警醒！這又讓我想起老人雖然當年地下黨的革命工作一幹十餘年，在特務密集的風雲歲月裏一次都沒暴露自己的身份，這與他的驚人的記憶力和精明應該有關，當然這與老人的革命膽魄有關係，老人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老人四十年代在香港工作的時候，曾擔任了對來港文化人的接待、管理和疏散的工作，有一次他去通知作家茅盾，茅盾正在洗腳，見是孫鈿來了，神色慌張，忙叫小聲一點，害怕別人聽見，因為他知道孫鈿是共產黨。“茅盾膽子小。”孫老對筆者這樣說道。

侈談詩與理想

◎向明

孫鈿在為人上十分正直和正經。孫鈿欣賞女人，但不近女色。這跟他的許多七月派友人很像。孫鈿告訴筆者，當年胡風之所以不怎麼能夠看得起茅盾、郭沫若等，這多少跟他們在處理男女關係上的輕率有關。孫鈿告訴筆者，當年在香港，他同廖承志一樣工作的時候，當知道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要娶江青為妻時候，他還同廖承志一起發了一封反對他們結婚的電報。孫鈿跟上海時代的江青即藍蘋一起演過戲，他知道這個人的為人。“當時我們還睡在一起。”孫鈿告訴我的時候，我嚇了一跳。“當時演出美國劇作家奧尼爾的《天外》，賠了本，只好大家擠在一起，藍蘋二十多歲，心氣很高，但是看我正經，選擇跟我睡。”古人有坐懷不亂的美談，孫鈿藍蘋同榻不亂，這也見出孫鈿的高潔來。

首先我來說我昨夜做的一個夢，我被這個夢所驚醒。我夢見一個人拿了一本他剛出版的詩集，喜滋滋的送給我。那本詩集封面是一片嫩綠的底色，中間放了一個深綠色的包心菜，包心菜從中剖成兩半，露出中間兩邊淺黃色的一層層菜心。整個構圖非常美，並不是超市蔬果廣告那種粗獷。有意思的是，我清晰記得在構圖上方有三個字“開心集”，就是這本詩集的名字。表示這本詩集的內容是詩人生活得很開心，很理想的生活紀錄。因為是在夢中，我並不知道他的詩寫得如何開心，但這年頭有人用詩來描述如何開心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縱然只是一場夢。

我們知道人活得理不理想，開不開心完全是一種生理狀態，一種心頭上的情緒。要把這種體內看不出的化學變化表現出來，必須透過意象的轉化，才能感覺得開心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不知道這些詩是如何寫的，裡面的詩，是不是和封面上的畫境一樣一看就令人開心，不得而知。但這位封面畫家沒有俗裡俗氣的畫兩個人在開懷大笑，表示“很開心”。或者用看圖識字的方法，乾脆畫一幅開腸破肚，取出一枚血淋淋的心臟出來的動感畫面，表示是在“開心”；而是用一片綠意中陳列著一棵剖切的包心白菜，表示“開心”這種心理狀態也可用這種美的畫面來暗示，可見這位畫家很高竿，懂得借用詩的表現技巧。畫家也是一位詩人，或者根本就是詩人自己設計的封面。

說到詩與理想，或者理想生活與詩，這兩者之間基本上是相矛盾，且不相容的。生活得理不理想，也並非詩人自己說了算，有時還得仰人鼻息，看人家承不承認你很理想。哲學家柏拉圖創立了一個“理想國”，廣納天底下有理想的人入籍，惟獨拒絕一生都在為理想而奮鬥的詩人。他認為詩人的主見太多，且愛爭吵，一個看不起另外一個，而且祇會抄襲上帝已完成作品，山河大地、四季風物，沒有理想，沒有創意，把自認可以坐在上帝右邊的詩人看得很衰。

諾貝爾設立了一個使全人類各行各業有成就的人受惠的“諾貝爾獎”，唯獨在創立文學獎時，交代要頒給一些具“理想主義”抱

負的作家或詩人。大概沒有一個搞文學的人不認為自己沒有理想，因此天下個個作家詩人都自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然而偏偏每屆諾獎公佈，得獎的都不是深具“理想”的自己，更非理想中的別人，而多半都是一些小地方的異議份子，被流放或流亡到別的國家的作家詩人。這兩年的得主都是跨語言的作家，今年的得主赫塔·蜜勒女士（Herta Mulle）就是來自共黨統治過的羅馬尼亞的德國人。中國人中好不容易出了一位高行健，但他是為法國得獎，因為他已被中國放逐，而落籍法國。他的作品《靈山》，《一個人的聖經》，均被諾獎評委視為具“理想主義”就是反集體主義的。論文學成就比高行健強的兩岸作家比比皆是，但他是因堅持自己“理想”而被放逐，諾獎是對他追求“理想”而給予的鼓勵。

其實所謂詩人，根本應該就是一個追求理想的人。就是因為生活得不夠理想，生存得不夠尊嚴，所以他要寫出追求理想，實現理想的詩。最好的例子便是唐代大詩人杜甫，他的傳世名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即是屋漏又遭連夜雨，生活不堪所作的感慨。唐乾元三年（公元760年）的春天，杜甫在歷經劫難後，求親告友，在成都浣花溪畔蓋了一幢茅草屋，總算有了一個棲身之所，以便老來過幾天安定安靜的日子。誰知一到八月，正當秋高氣爽有好天氣的時候，突然狂風大作，把他屋頂上蓋的層層茅草都捲走了，而且“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公然抱茅入竹去”，他還不忍當面指這些孩童為盜賊。茅草屋頂揭走之後，“床頭屋漏無乾處”，他感嘆“自經喪亂少睡眠”，這沾濕的漫漫長夜，叫他如何闔眼。自身的淒慘，聯想到其他類似處境的人一定不少，於是他大發宏願寫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最後他還表白：“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時杜甫不但是一位理想十足的詩人，更是一位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大同思想的急先鋒，他決不單是為己，且為人人。

千萬間的廣廈，且風雨來襲仍不動如山，將是一個多麼理想安適的平民生活社區呵！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馬	\$60
王克難	\$180
于中	\$50
輕鳴	\$50
不鏽鋼	\$85

支持

理解寂寞

◎陳葆珍

——讀陳銘華〈風景〉

原詩：

藍天為鏡陽光為框
嵌我的影子于其中吧
我已愈行愈遠離沉沉的林地

你能理解一棵樹的寂寞嗎

一九九九年元月二日洛城

讀陳銘華詩集《我的複製品》中這首詩，讓我無法寧靜。我想回答：“我能理解這種寂寞。”

最後還是駁倒自己：“不！我并不理解，但我在追求。”

這時覺得手上的這本詩集越來越沉重。再轉回看看，竟有六首詩談生死，一首談“無”的。這人生哲理、宇宙的大道顯然困擾了作者。這與莊周談生死時以富于想象的寓言來說的那樣，作者用詩的形式涉及這一話題，既深入淺出又形象生動地說理，讓理性知識通過具體形象來表達。

〈風景〉不像〈唯物論〉提及“無中生有”，但其實都在談老莊的以“無”為核心的哲學：“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天地之前一切皆混沌，而宇宙有其本源。這個本源就是那個在渾沌中形成的物體，即這裏所說的“物”。不管形成天地之後千變萬化，而天、地、萬物有其內在規律。這一切周而復始，這種規律是無法說得出也看不見的，是在“寂兮寥兮”存在并“周行而不殆”的，這就可見“寂兮寥兮”的重要性。

〈風景〉所說的要把自己嵌到藍天陽光之中，符合這道理。人，“生也天行”；“死也物化”。即人生順應自然而行；死像萬物化了那樣而去。嬰兒于無限寂靜中在本是空虛的子宮中孕育，于無中成形并立于天地間，最後，死了，走向永恒的靜，絕對的寂寞。本是有形

的最終歸于無，化于天地間。生命就這樣以靜為始；以靜結束。人類的個體死了但整個人類“周行而不殆”。正所謂知道怎樣生就該知道怎樣死。〈風景〉揭示了這一點。

作者用恬靜的心態淡雅的語言來寫“嵌我的影子于”藍天和陽光裏。幫助我們認識“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即是說，天地賴以均衡的以及道德最本質的東西，就是恬淡、寂寞、虛無、無為。

“你理解一棵樹的寂寞嗎”這以一句為一段詩，其用意強調“寂寞”的重要性。

詩畢竟是詩而非哲學論文，必須“形于言”。無形之認識論寄于有形之中，而又做到不着痕迹，這需要技巧。

首先，須注重物象的挑選。物象經過作者加工就成了詩中的意象。

這首詩的意象有“藍天”、“陽光”、“我”、“影子”、“林地”，這一切實有物在詩中却是虛無的。因為沒有能做鏡子的藍天，不存在可做鏡框的陽光，更找不到可以嵌入這樣的鏡框中的影子。有了這些不可能存在的東西，那“我”及其所走的“林地”都是虛構的。面對一大堆虛構的東西，這“樹”就不是真實的樹了。何況，詩中的樹，有感知的呢。

一切具體的虛構的東西組成一幅畫面，一個嵌有“我”影子的鏡框浮于大氣中，營造了一個虛無的靜謐的意境。為了營造這意境，詩人選擇以“大象無形”的天和無形無聲的陽光為背景，為全詩的恬靜定了感情基調。

影子給人的印象是虛幻的、縹緲的。古今中外把它當作靈魂的依附品，歷來的文學作品把它喻作人死後之幻像。如中國的六朝志怪小說、英國莎士比亞的《王子復仇記》（又名《漢姆萊》）、美國電影《GHOST》等都大量寫了影子。按中國習俗，影像被鑲嵌在鏡框中升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橫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空，那屬生命的何種狀態，應不言而喻了。

這樣來寫那個死字，是够具體形象和富有文化底蘊的。

以人類個體的毀滅，讓比人壽命長的樹來談寂寞，隱喻一個生生不息的過程。在寂寞中死去的人、在寂寞中飄在大氣層中的鏡框、在寂寞中活着的樹，一切皆靜。而這“寂兮寥兮”，乃宇宙本來狀態。于是人與樹這有生命的東西，從無中來，從靜中來；最後又歸于無，消失于靜裏。

這樣有形之語無聲之畫，確實令人心靈震撼。詩中所宣揚的哲理正是我刻意追求的寂寞，理解它，才能澹然處世。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詩國自有天條在

◎張索時

以詩為文 妙筆探幽

◎吳開晉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洪子誠先生的大作〈一首詩要從什麼地方讀起〉，收輯於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北大文學講堂》一書。文中論及北島的一首短詩〈走吧〉：

走吧，
落葉吹進深谷，
歌聲卻沒有歸宿。

走吧，
冰上的月光，
已從河床上溢出。

走吧，
眼睛望著一塊天空，
心敲擊著暮色的鼓。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走吧，
路啊路，
飄滿紅罌粟。

但在開始講評之前，他說：“我就做一點笨拙的‘解讀’，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詩‘條理化’、‘散文化’，這可能很要不得，好處是像我前面說的，滿足我們對‘主題’、‘意旨’的心理需求。”由他的夫子自道判知，他認為詩是不可條理化的，而解讀使詩條理化；詩是不可散文化的，而解讀使詩散文化，解讀“可能很要不得”。他對解讀如此菲薄，如此缺乏信心，還把北島這首一清如水的短詩看得如此玄秘，那麼，他的解讀之不足觀，是擺明了的。

世間既無不含感情的思想，也無不含思想的感情。詩是以文字做工具進行抒情言志的一種文學形式，解讀使令詩人欲傳之情志所固有的思維條理浮出水面，此即孟子所謂“以意遂志”。詩人作詩，本為傳播思想，絕非製造迷惑。詩與散文的區別早已不在形式上了。“分行散文”不再是詩的貶稱，詩同散文一家親。詩是最經濟的文字，蘊藏最豐富

的美，而美在思想所由表現的獨特佈置。分行書寫或印行的長文短章是詩與否，端賴美的含量多寡，裁斷而後定。解讀無非提供一份答案而已。

已故青年詩人海子說過詩是烈火，不是修辭練習的話。可是，就詩的修辭手段而言，不外乎設物而喻、設境而喻、疊境而喻，好比程咬金三斧子，要不出新花樣。上引北島短詩，純然設境而喻，境既簡明，喻也清楚。詩共五節，每節三行。全篇設境喻示，出走的外因和內因，出走的目的，以及行路難難在時刻走正路。

詩的主述者“我”自比落葉。風厲害到把葉吹落，還一直吹到深谷。“我”抵臨生命之火不可能復燃的絕境。“我”所珍視的價值超過生命的“歌聲”亦即詩，尚未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尚未獲致恰如其分的歷史定位：“歸宿”。為了躲避風，為了脫離絕境，為了歌聲的歸宿，他敦促自己“走吧”。谷下有河，河是冰河，沒有太陽只有冷月寒光映照，六合冰封，逼著他出走。置身冰河，“我”如處井下，只望得到一塊天空，心鼓播夜幕，聲聲驚魂。化驚為安，奔向光明的渴望催促他出走。

外因通過內因起變化。“我”想到過去，認識到積重難返，決定徹底掙斷昔日魅影，走出深谷冰河，去尋找光明的未來，“生命的湖”，“落葉”返樹重鮮。“紅罌粟”隱喻外美內毒的偽真偽善偽美。“我”告誡自己，找到生命的湖之後的路，更長更險，時刻掌握好路航之舵，走真善美正路，是為人、歌的“歸宿”。首尾呼應，結束全篇。

了解詩人面對社會現實的思想狀況，乃讀者興趣所在，屬於“知”的權利，史家必須率真而公正地給出一個交待。本篇抒寫作者北島去國前夕的心路歷程。不像代人立言。好在“文藝即政治”的文藝評論解凍了，以文革浩劫為標誌的暴政孤留在“我們”中國人的群體記憶裡，“紅罌粟”變了戲金蟾，劉海東髮的紅頭繩。

詩人，畫家林明理老師又要出一本當代新詩名家作品賞析文集，讓人分外高興。我歷來主張，詩人作家應寫點評論文字，這可以用他們的創作實踐去闡釋許多深刻的創作原理和寫作規律，給更多的讀者形象的啟示；反之，一些評論家也應寫點詩散文或小說劇本，這又可以使他們對創作過程有更實際的體會和感悟，再執筆發表議論，便會有的放矢，更懂得詩人和作家的創作甘苦。如今，明理也成了這樣一位雙棲的詩人和評論家。

這本詩評論集共收了對30位臺灣和大陸著名詩人詩作的評析文章，是明理用半年的時間寫成的，可說是一個豐收的季節。正因為她是以詩人畫家的目光去閱讀評析這些詩作，所以，讓人讀來，似乎是在讀一首首優美的散文詩。這些文章除了對詩人的簡介之外，就是對他們有代表性的詩作的獨到解析。

首先，她很重視詩人們在與大自然和社會的交錯關係中，所體現出的生命感悟和生命意識，如對老詩人鐘鼎文〈風雨黃山行〉〈橋〉和〈留言〉的評析中，不僅探索了詩作中流露出的要回歸自然或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感，還特別體現出剎那間在美的流動中帶給詩人的生命快感。而對商禽〈逃亡的天空〉的評析，又揭示出詩人在詩中體現的要恢復純真的本性，在沉著的理性和思想的放飛中，展示出生命的寶貴。

其次，明理善於捕捉詩人們對意象的營造給讀者帶來的美感。如對周夢蝶〈垂釣者〉的評析，除了強調詩人在與大自然接觸中的生命感悟外，著重探析了詩人的藝術直覺。而這種藝術直覺，也正是詩人的經驗的幻象，正如美國美學家蘇珊·朗格所說：“一部成功的文學作品，無論以何種現實作模特兒，無論以何種線索結織其脈絡，也完全是創

作之物。它是經驗的幻象。”

（〈生活及其意象〉《現代西方詩論》，花城出版社）明理正是抓住這一點去探幽知義的。再如以〈肅靜與奇美〉為標題的對洛夫〈清明四回〉〈金龍禪寺〉〈煙之外〉的剖析，也是從意象美入手，從藝術感覺方面去解析詩中那種空靈寂靜的禪味兒，讓人讀來頗有興致。而對非馬的藝術分析，也是在評析非馬詩作對現實生活真切而又有思維的藝術中所體現出的明淨單純的意象美，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其他如對余光中、張默、綠蒂、管管、魯蛟、須文蔚、大荒、胡爾泰、辛鬱、痙弦、牛漢、尹玲、愚溪、方明、莫渝、辛牧、雪飛、曾貴海、向陽、吳開晉等詩人的詩作評析，也都從不同的藝術角度加以深入的解剖，韻味兒獨具。如果明理自己不寫詩不畫畫，只從詩的基本原理上進行ABC式的評論，文章就會乾巴巴的，也就不會如此生動了。因此，我對她在詩學理論上新的藝術探索，深表讚賞。

2009年11月於北京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入
檔案

安德烈·別雷

◎劉耀中

安德烈·別雷 (Andrey Bely, 1880-1934) 是俄國象徵派的最主要詩人、小說家和理論家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布加耶夫 (Boris Nikolayevich Bugayev) 的筆名。他生於莫斯科，去世也在莫斯科。因為他是個前鋒派人物，不願影響父親的數學家名譽，所以用筆名發表作品。別雷年輕時喜閱東方神秘主義和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及尼采的作品，這在帝俄時代是反傳統的行為。但是他在莫斯科大學時也攻讀物理學、生物學和音樂等，與他同輩的象徵主義者特別如勃洛克、伊凡諾夫研究他們前輩的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 (1820-1879) 的哲學和詩作。索氏既主張互相矛盾的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的綜合，同時卻懼怕遠東國家的興起。

別雷於1901年完成了第一部主要作品散文詩《北方交響樂》Simfoniya (Vtoraya, dramaticheskaya)，該作試圖將散文詩灌以音樂以至和繪畫結合及採用交響樂的形式表達出來。他與勃洛克要發起俄國詩作形式上的革命。之後，他又用詩體日記式寫了一部長篇小說《銀鴿》(The Silver Dove, 1910)，談及一個俄國的知識份子因固執末世學而參加入了一個拉斯普廷式的邪教的情況*。

別雷最早的三部詩作：《藍色天空中的金子》(Gold in the Azure, 1904) 是描寫他自己的宇宙進化論，內中的意象感動比他更年青的詩人如帕斯捷爾納克和馬雅可夫斯基；《灰燼》(Ashes, 1909) 述及他對社會的悲觀視野和給1905年的革命動亂；《甕》(The Urn, 1909) 則是部抒情的詩集，述及他與勃洛克妻子的愛情，反映別雷自己對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的留戀。別雷和勃洛克兩人相處得並不好，但他的詩集和勃洛克的一樣皆採取日記的形式。

別雷最聞名的小說《彼得堡》(Petersburg, 1913-16) 是一部以巴羅克(Baregue) 俗麗的風格發展了他早期的灌之以交響樂的作品，狂熱地攻擊革命黨的陰謀和辜負人民的信任，並將帝俄描述成一個過份裝飾的俗麗品。他對俄國內政不滿而跑到瑞士，在那裡他寫的中篇《柯吉克·列達耶夫》(Kotikletayev, 1916) 是一自傳式的作品，風格近乎喬伊斯（該書反映了弗洛伊德和榮格對文學的影響）。

1912年別雷在瑞士接受了德人斯坦納 (Rudolf Steiner) 的影響，學識了靈智學 (Anthroposophy, 又譯人智學)，這是一種給與社會不協調的學生的神秘和玄妙的江湖學說，深受尼采哲學的左右。本來別雷是接受東正教及果戈果的靈魂學說的，但在斯坦納的影響下，他們一齊地模仿尼采的人格和行動。1916年他回到莫斯科後，起初他欣喜若狂地歡迎革命，並寫了些短詩如：〈基督復活了〉1918，和其他讚美社會主義的救世主似的許諾，但是受到革命人士（布爾什維克人物）的嘲笑，甚至大師如勃洛克也丟掉所有象徵主義派的爛蘋果而逝世。別雷心情開始沮喪，他又自動流亡跑回西歐 (1921-23)，在那裡閱到了茨維塔耶娃的作品，後來又讀了未來主義 (Futurism) 流派創始人赫列勃尼科夫 (Khlebnikov) 的奧秘詩作及其他的後象徵主義的作品，深深地改變了他的作風而寫出了他的《柯吉支·列達耶夫》的1932年續篇、《受洗禮後的中國佬》(The Baptized Chinaman)。他在俄國發展了寫作在主題、神話、模仿、新詞語與新技巧方面對後來俄國詩和散文的風格影響很大。給別雷影響了的外國作家有愛爾蘭的喬伊斯、法國的羅伯·格里耶、美國的平欽，甚至海外華人小說家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和哈金。

別雷在中年時曾與年青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有一段羅曼蒂克的交情，但只維持了大約六個星期之久，也只限於在精神方面。她並不以後學的眼光來看他，說他是一個鳥形文雅和美妙的舊式書呆子，一個走江湖的大師，但是可憐他是個孤獨的人。她佩服別雷的才能，但是對他沒有像她崇拜勃洛克那樣的嚴肅。別茨勃三人皆接受俄國的革命，同是維護斯拉夫族派文人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懷疑者。他們認為俄國受的威脅不是來自外國而是來自俄人自我的矛盾和仇恨，他們雖然受了尼采的影響但不讚同尼采的超人論，而同意洛維約夫的哲學。

*拉斯普廷(Rasputin)是個農民出身的淫棍，個子高大有一雙尖銳的藍眼，是個邪教徒。以占卜浪蕩及治病為生，皇后亞歷山德拉奉他為神人、預言家。封他為有權勢的寵臣。

編輯筆記

可以上網的讀者只要到維基百科去鍵入“詩”或“詩歌”便會得到以下的解釋：“詩是一種文學體裁，其按照一定的音節、聲調和韻律的要求，用凝練的語言、充沛的情感以及豐富的現象來高度集中的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在中國古代，不合樂的稱為詩，合樂的成為歌。”又在同節中的“詩歌的起源”中提到：“詩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學特質的文學樣式。來源於上古人類的原始宗教、神話及口傳文學、勞動號子和民歌。詩歌是詩與歌的總稱”這兩段文字的前半段意思，詩人們是否認同，暫且不論。編者想請大家注意的乃網上的維基百科是標榜網友能夠自行增添條目和詮釋詞語的“自由的百科全書”，有其普遍性，相當大眾化，可以說這是許多人的共識！既然如此，那麼請詩人們再讀這兩段文字の後半截：“在中國古代，不合樂的稱為詩，合樂的成為歌。”、“詩歌是詩與歌的總稱”，編者再請問，現時大家寫的詩有合樂嗎？既不合樂那便是詩了，為什麼要和歌合稱呢？詩不是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嗎？一個習慣性但錯誤的詞於普通人來說或非大問題，但詩人們也能接受麼？

感謝詩人馬蒂爾的協助，本期“中國福建省福清市詩人專欄”得以順利刊出。我們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青年詩人伊尹即期起加入本刊同仁行列，請大家在此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但過去數年，由於不明的原因，大陸詩友基本上上不了，現經各地詩友回報，這個問題已不再存在。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並下載每期的電子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由詩家園網網友，中國國土資源作家網網友籌辦的網上視頻詩交流會於今年一月廿九日美國時間晚上九時半透過QQ網成功舉行。是次主題為：美國漢語詩創作現狀與漢語文學報刊，由《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主講，《詩家園》主編章治萍主持。

詩人羅青書畫展—“人”文化大革命：第一部曲〈山水革命〉於今年3月6日-21日在台北99藝術中心舉辦。

今年1月7日，趕路論壇、趕路詩刊、“御鼎詩歌獎”評委會發佈2010年第1號公告，詩人伊沙獲得“御鼎詩歌獎”、21世紀中國詩“十年成就獎”（2000-2009）。

由深圳詩人張三中創辦的《好漢坡詩刊》創刊號將於2010年2月28日出版，首印5000本，屆時將在廣東省觀音山國家森林公園隆重舉行首發儀式。

湖南省永順縣土家族青年詩人仲彥詩集《我要為你準備很多甜言蜜語》經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詩人黃仲金詩集《與螞蟻的默契》研討會於今年1月8日在攀枝花市舉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遠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